

牧齋有學集

五

928
木
5



牧齋有學集卷二十

序

李叔則霧堂集序

河濱李子叔則不遠數千里郵寄所著霧堂集以唐刻石經爲贄而請序於余叔則手書累幅執禮恭甚以余老於文學略知其利病謂可以一言定其文余讀之赧狀感而卒業歛歛歎息焉昔者炎正之季攬槍刺天穀雜交鬪文章崩裂金鐵飛流側古振奇之士與運氣俱作西極文太青實爲嚆矢其後二十餘年而叔則代興人咸謂太微之冢嫡也余尚論秦學



於朝邑得二韓氏苑雜之文奧而雄五泉之文麗而
放皆自立阡陌不倚傍時世者也以古今之學準之
二韓透迤樂易流而近今而其基址則古學也是謂
今而古太青詰盤寡兀峻而逼古而其梯航則今學
也是謂古而今叔則含茹陶鑄旁撫曲紹其在二韓
太青季孟之間乎文章之道得失寸心精魂離合意
匠互詭陸士衡有言游魚銜鈎而出重淵之深翰鳥
纓繳而墜曾雲之峻文之爲鈎也繳也雖巧於命物
者莫能狀也李商隱目元結曰重屋深宮但見其春
牽緯長河不知其載死而更生夜而更明其幾矣乎

吾讀叔則文至詹長言論辨諸篇穿穴尺咫籠挫萬
物罕譬曲喻支出橫貫眩掉顛躄若寐若厭久之如
出夢中此則文心恍惚作者有不自喻宜其借目於
我也舉世歎譽叔則徒駭其高騁負厲疾怒急擊驅
濤涌雲凌紙怪發豈知其杼軸余懷有若是與文章
之在天地猶大海也古之文人才士峒發穎豎者皆
盤回洑流之中迢狀負出者也叔則力雄健旣已絕
流文海以余老爲沒人也就而問涉焉則更有喻於
此巫師之求雨爲壇國門之外植繒祭魚爲龍於其
方儻而禱焉恐其不我降也李靖之行雨靈山也置

水器于馬鞍滴水及鬃則平地尺矣余巫師之求雨者也吁嗟號咷智不出豚蹄膊脯間自顧其限陋不免啞狀一笑叔則靈山之行雨者也天瓢在手霹靂起于足下掉鞅簸頓不崇朝而雨四海飛蓬小艸弱喪而不自持漂沈于風鬢霧鬣之餘者亦已多矣斯又余之所竊懼也既爲叔則定其文并爲讀叔則之書者告焉若夫危苦激切悲憂酸傷樊南之三歎於次山者周覽叔則之文歷歷狀擣心動魄而論次則姑舍是詩不云乎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叔則聞余言也欷歔歎息殆有甚于余也哉

呂季臣詩序

涪溪之士游於吾門者十餘人皆懷文抱質有鄒魯儒學之風呂願良季臣其哀狀者也季臣淡沈有心略糞澠章句書生思以齒牙頤胥自見於當世處師資朋友皆有恩義非苟爲烏集烏舉者數蹈省門不見收有子少而才能熊狀角携以見於余曰是能奉雉而從吾矣沸唇電發損七尺以爭

覆巢破卵

命如懸絲創鉅痛深形銷骨折纏綿淹頓狀後卽歿其可傷也嗚呼季臣生盛世蔭華胄前歌後舞左絲右壺咸陽之趙李江左之王謝也國破家亡年衰歲

暮束縵舉火轆釜待炊季臣意殊安之曰我固當如此也童錡執戈南八嚙指楚人有國殤之祭漢室無羽林之孤季臣曰彼固已得死所以烏鳶爲羸博可也長貧長病非鬼非食攬枯骨爲行尸指白日爲長夜授杯覆醢撫几槌牀歎莒鄆之嫠婦泣東海之寡母以爲毋負鬚眉有覲巾幗未嘗不目光射炬而哭聲壞牆也嗚呼季臣 名竄身有才無時似西京之趙邠卿而不克亂思遺老表章於經術羈旅放廢喪厥元子似東海之馮敬通而不克闔門講習自厲於詞賦知季臣者如是而已矣其淡知季臣而痛惜之

者以謂季臣智淡勇沉如其不歿可追躡南渡之王道甫陳同甫季臣骨騰肉飛不幸而早死已接踵靖康之趙次張龍伯康青史不磨碧血已化敘漢末之英雄揆 之遺傳國有人焉亦俟諸後歿而已矣

往者余道武林季臣病劇扶携出見氣息支綴屏人執手閔默無一言寒燈青熒惟兩淚覆面耳又十餘年季良之弟畱良蒿目江河橫流未返憂其兄之遂抑沒于土中也無已而思刻其遺詩以傳于後又以爲不得余敘季臣之視不受含者猶未旣也嗚呼季臣西靡之冢豈痛陳根南枝之墳詎悲宰木余之所

物類彙編卷三十一
以不歿季臣者執簡漬紙遂如斯而已乎嗚呼是余之罪也夫

陳喬生詩集序

詞林資望班列先後隔越余於南海文忠公禮先一飯握手傾肺腑若兄弟狀喬生雖未識半面余以爲南海之弟猶吾弟也山河遷謝日月逾邁南海藏血化碧墓木已拱余與喬生周餘夏肆參辰阻絕寥落於江雲嶺樹之間年家子羽黃可念我八十耄老渡嶺相存携喬生手書及詩集見眎展卷吟諷涕涔淫漬紙不能收嗟乎銅馬競馳金蛇橫噬九嬰暴起十

日並出心窮填海力盡移山原軫之歸元如生霽雲之斷指猶動千秋而下徘徊憑弔靡不骨驚肉飛髮植毛豎而况于同官爲僚耶許飲助大厦並壓橫飛膏溺者乎又况於一死一生冥明長慕恨不得抗詞同日舐面視含者乎讀喬生之詩而想見其已事慟哭誓師創殘飲血旣已怒爲轟雷笑爲閃電矣炎風朔雪儼狀傳芭伐鼓楚祀未艾陳庭之矢集隼而終裕周府之玉化蜮而能射自悼之章七哀之什長懷平陵永言金鑑魯陽之落日重暉耿恭之飛泉立涌豈猶夫函書胥井但記庚申慟哭荒臺徒傳乙丙而

物類彙編卷三十一
已哉若其學植富有才筆日新以風雅爲第宅以騷
選爲苑囿縟繡愴絃蒙榮集翠南海盱衡告余有火
攻伯仁之歎固無待于余言也老人冬序百感交
集薄寒中人酌羽觴餉荔枝酒醺狀命筆寒燈青熒
牕紙窸窣如有神物下瞰封題輟簡趨寄喬生爲我
寫一通焚之文忠墓前以當大招斯余之志也夫

李緇仲詩序

緇仲年舞象長蘅携以過余於時緇仲丰神開朗鬚
眉如刻畫握筆數千言旋風驟雨發作於行墨之間
雖老于文學者靡不望而却走也樞衣奉手以見於

先生長者肩隨步趨悛悛無子弟之過微窺其志氣
如天馬之長鳴秋鷹之整翮不可以駕馭束縛又如
天外朱霞映望倒景非可以人世塵坩與之梯接也
世故遷流遇合寥廓長蘅戢景菰蘆緇仲肘足場屋
日月逾邁禍亂侵尋于是乎爲退士爲旅人爲乞食
之貧子爲對簿之纍囚禿袖敝衣蒼顏白髮如命侶
之陽雁如繞樹之越鳥伶仃孑孓棲顛顛頽向日之
緇仲鮮妍軒舉頽狀不復可以別識而文章之氣隱
現于眉目之間作爲詩歌傾江洒海學益富才益老
神益王人之口喏目瞪望而却走視昔有加無不及

焉蓋其少壯時稟長蘅兄弟之家訓聞孟陽諸公之
格論學有師承文有原本而又以盛年高才流離坎
壈箕畢之兩風龍漢之水火天運人事盤互參錯皆
足以磨厲其深心而剝削其客氣故其境會邁適支
離復逆皆用以資其爲詩而其才華志意漸歸平實
抒情徵事仗緣托物遠師香山近倣石田于世之蠅
聲蚓竅聲轉喉而吟擁鼻者邈乎不相及也歐陽子
有言詩能窮人必窮者而後工也豈不信哉緇仲故
多風人之致青樓紅粉未免作有情癡孟陽每呵余
緇仲以父兄事兄而兄不以子弟畜緇仲狹邪冶游

不少沮止顧津津有喜色者何也余曰不狀伶玄不
云乎淫於色非慧男子不至也慧則通通則流流而
後返則所謂發乎情而止乎理義者也佛言一切衆
生皆以淫欲而正性命積劫因緣現行習氣愛慾鈎
牽誰能解免而慧男子尤甚向令阿難不入摩登之
席無垢光不食婬女之呪則佛與文殊提獎破除亦
無從發啓緇仲慧男子也極其慧之所通通而流流
而止則其返而入道也不遠矣不如是而以危言督
責以道理諷諭聽而止之猶爲隔日之瘡而况其不
止乎孟陽聞余言以告緇仲交相喜也今孟陽仙遊

十年所余年逾七十緇仲亦冉冉老矣緇仲篇什中所爲留連婉變欷歔惜別者曉風殘月今復何在佛典言人爲淫術所加如魚象被鈎如山羊捉刀人手如日月爲羅祜所厭其得脫也如大象從鞞得解如醉得醒如厭得寤緇仲或已得脫矣亦將醒且寤矣困窮連蹇喪亂艱辛皆所以弛韁釋鞞捨鈎牽而蘇厭蝕其進而之道也近矣香山有言不覺路之返也不空門之歸也將安返乎將安歸乎余衰晚病廢剝心禪誦見緇仲近刻爲之戚戚心動追思與孟陽緒言因牽連書其後緇仲曰吾本無夢安有寤寐中之

人尚以夢心相告語耶故當靦然一笑也

學古堂詩序

嗚呼自耀州其頽三水奄沒而余關中之師友燿矣丑寅之間郭胤伯與涇華數子從我于請室所謂知我桑落之下者也更十餘年余老不能死不比于人數而聖秋唁我白門投詩慰藉誓欲收南極而抵窮塵余心感之而滋惑焉久之而屬余論詩則余請論聖秋之詩余往與涇華數子言詩以爲自漢以來善言秦風莫如班孟堅而善爲秦聲者莫如杜子美其著作甚備而今之采秦風與其詩也又有異焉請推

言之而姑與聖秋爲譏其可乎春秋之世孔子所刪定三百五篇吳越荆楚皆無詩惟秦有之繆公旣霸西戎而哀公感申包胥之義興師救楚匡正以班處宮倒行逆施之俗無衣之詩陳義甚高秦之以滋大也狀實自申包胥之哭發之包胥之哭秦庭也三日三夜不絕聲淚盡而繼之以血此亦天下之至哀也當其號哭之時飄風之叫諺林木之畏懼鬼物之吟嘯飛鳥走獸之踟躕躑躅靡不相其悲助其哀而况于人乎故其詩曰豈曰無衣與子同仇又曰豈曰無衣與子同袍哀公之賦無衣蓋亦欷歔煩醒

泣下沾襟而不知其所以狀也包胥以哀聲感之哀公以夏聲應之季子曰此之謂夏聲能夏則大其無衣之什乎人知無衣之什爲秦風爲夏聲而不知包胥之一哭足以蕩吳氛噓楚燼厲秦愾噫氣怒吁激謫叱吸之聲至今在天地間謂楚無詩也其可乎子美丁天寶之難間關行麻屨見天子與包胥之重爾何異暫時間道剪紙招魂北征諸什其爲秦庭之哭也亦已哀矣人知子美之爲秦聲而不知爲楚哭也至今讀其詩茂林之玉盃宛狀再出昭陵之石馬如聞夜嘶厲河朔忠義之氣追宣光收復之烈抑塞磊

落感激涕淚與郭李之元功偉烈並存宇宙間謂包胥之哭足以復楚而少陵之詩不足以張唐也其又可乎聖秋秦人也而工爲杜詩生斯世也爲斯詩也癸甲之篇儼于北征可以興可以怨矣論聖秋之詩者謂之秦聲可也謂之楚哭可也遠追無衣近效北征風飄木號鬼神吟嘯余之讀之歎歎煩醒泣下而不能禁固其所也聖秋以哀聲感而余不能以夏聲應屏營徬徨泣下沾襟則亦爲鳥獸之踟躕彳亍而已矣居今之世而亦曰秦有詩吳無詩則又奚爲而不可也聞胤伯隱少華山中尚無恙淫華諸子皆三卷而長歎也

空一齋詩序

紫柏大師以法門龍象唱道東南鹿巾環杖夾侍瓶拂吳江周叔宗季華二居士爲高足弟子余與季華之子安期遊爲誌其墓安期歿十餘年而安石以季華遺詩矚余余於詩老而廢業繙經之暇輒誦寒山子龐居士傅大士詩偈于古人詩柴桑輞川香山而外間取伊川江門二家以送老日助禪說比得李

華詩蓋喟朕有省行山有言隳名之人萬慮都盡強
留詩道以樂性情蓋由瞥起餘塵未泯豈有健美于
其間哉逐名利耽嗜欲鬪花葉拾膏馥聚塵俗羶膩
之肺腑而發清淨柔輒之音聲天下無有季華少習
禪支晚爲清衆几案皆旁行四句之書將迎多赤髭
白足之侶靜拱虛房永懷支遁陵峰採藥希風道猷
所謂客情既盡妙氣來宅者與其爲詩也安得而不
佳昔者遠法師行道廬山同志息心之士望風逢集
石門諸道人殘章斷句散落人間飄雲衣而汎香風
寥朕如在天外今紫柏往矣而季華之詩清音落落
迥絕於稠林惡聚中其在斯世豈非雪池之清歌魚
山之天梵乎世之君子吟賞斯編而有會乎行山之
指意香朝鐘夕夜緩曉遲迢朕而淡思焉斯可與言
詩也已矣

新安方氏伯仲詩序

戊子歲余羈囚金陵乳山道士林茂之僕行相慰問
桐皖間遺民盛集陶何寤明亦時過從相與循故宮
踏落葉悲歌相和旣而相泣忘其身爲楚囚也再過
金陵乳山遊跡益廣都人士介乳山謁余者名紙填
門詩卷堆案翰墨淋漓長千傳爲盛事別乳山又十

餘年余老不出戶一燈丈室作退院老僧兩耳雙聾
復有上氣之疾二三親知落落東阡西陌間近局無
隻雞之招樵蘇無不爨之客陳思王戴遠遊佩朱紱
四節之會塊狀獨處猶爲臨觴歎息而况殘生遺老
如余者乎新安方望子携乳山書來訪余問乳山近
狀視履日益強賓客日益進飛章聯句搥筆凌紙精
強少年畏之如軒轅彌明以爲怪物余於是顧影長
歎自愧不如乳山亦佛家所謂福報者與望子奉乳
山之教以詩道相叩擊且屬序其弟寶臣岫園詩則
余有歎焉詩之道清和而已矣孤桐片玉自有天律

清也朱絃清汜一唱三歎和也今之爲詩者望車塵
乞泠炙有市心焉其詩以俗氣應之如商女賞高不
復能唱渭城也競錐刀飾竿牘有爭心焉其詩以沴
心應之如心在捕蟬殺氣著於弦上也二方子之詩
無流僻無噍殺漻漻乎其音也溫溫乎其德也庶幾
詩人之清和可以語溫柔敦厚之教也與南方有火
鼠焉生於火而食於火語之以負冰之魚啣雪之蛆
我知其不同類遠矣斯則二方子之詩固未必時人
所崇尚而余與乳山老人所爲相視而一笑也

婁江十子詩序

余息心空門以談詩爲戒里中二三子間來告曰詩病淡矣今且抹撥韓孟詆譏歐梅如狂如易不可爲矣子其奈何余心以爲憂而不忘揚水卒章之戒相視一喟而已婁江有十子者英年華胄含章秀發相與摩礪爲聲詩都人士望風却避顧以余爲可與言也相與鼓篋而請事焉余讀之卒業欣欣狀有喜色而告之曰古之爲學者莫先於學詩詩也者古人之所以爲學也非以詩爲所有事而學之也古之人十有三年學詩誦勺十五成童舞象春誦夏弦秋學禮冬學書其於學詩也沒身而已矣師乙之論聲歌也

自歌頌歌雅以逮于歌齊各有宜焉自寬柔靜正以逮于溫良能斷之德各有執焉清濁次第宮商相應辨其體則有六義考其源則有四始五際六情故曰溫柔敦厚詩教也古人之學詩者如是今之爲詩者不知詩學而徒以雕繪聲律剝剝字句者爲詩才益駁心益麤見益卑膽益橫此其病中於人心乘于劫運非有反經之君子循其本而救之則終于胥溺而已矣今吾觀十子之爲詩也直而不倨曲而不屈抑之而與揚之而明曲直繁瘠廉肉節奏非放心邪氣所得而犯干也其爲人也威儀庠序發言有氣離經

辨志相觀而善非有意爲諛聞動衆者也是夫也其
有志于古之學詩者乎趙邠卿之敘孟子曰帝王公
侯遵之則可以致隆平頌清廟卿大夫士蹈之則可
以尊君父立忠信守志厲搯者儀之則可以崇高節
抗浮雲此古學之典要亦救世之針藥也吾老矣竊
有厚望於諸子故爲其序以勉焉狀吾里二三子以
余爲河渚之瘖人廢書而退者數矣聞斯言也殆將
有掉鞅摩壘愾狀而興起者余之憂不茲釋矣乎書
之以勉婁江諸子亦以勉夫二三子也

黃庭表忍菴詩序

往余從行卷中得庭表詩故紙蒙茸昱昱狀如有光
氣展卷得長金陵雜感諸篇頓挫鈎鎖纏綿惻愴風
情骨格在韓致堯元裕之之間盱衡抵掌謂後不得
不推此賢時人或未之許也久之庭表學殖益富才
力益老散華落藻驚爆都市梅邛告我平子目不虛
矣余年八十避人稱壽庭表獨賦四章枉贈金春玉
應鏘狀盈耳南豐一瓣香淡有寄託非苟爲贊頌而
已或曰子于庭表之詩何知之蚤也曰吾少從異人
學望氣之術老無所用竊用之以觀詩以爲詩之有
篇章聲律奇正濃淡皆其體魄也有氣焉含藏於心

識涌見于行墨如玉之有尹如珠之有光熠耀浮動一舉而可得非是氣也于山爲童山于水爲歿水于物爲焦牙敗種雖有詞章繁侈匠者弗顧焉夫子論玉有七德而終之曰氣如白虹天也精神見于山川地也玉之德至于珪璋特達天下莫不貴而其光氣之著見則田夫野人可以望而知之吾用望氣之術知庭表之詩亦猶夫田夫野人而已矣或又曰庭表少年貴仕擿藻如春華商音越吟取次側出者何也曰夫子之論玉備矣先之以溫柔縝密次則曰廉而不剌也次則曰叩之其聲清越以長其終詘狀也爲

詩者取溫柔縝密之似而徒以煩音軟語希世而媚俗非玉也礪也溫人之玉固將化而爲石而鄭人之玉又將化而爲蜮則其爲礪者亦未可保也吾所取庭表之詩謂其溫文密理環璧肉好其骨落落狀其志耿耿狀不失其所以爲圭璋特達者也斯言也田夫野人之所不及知而士大夫或不以爲狀則望氣之法亦有所不信姑書此以序庭表之詩他日要梅邨相與極論之

陳確菴集序

嘉隆之年吳中文章家以聲華浮豔爲能事崑山歸

熙甫守其樸學言稱古昔與其韋布弟子端拜雒誦
倡道于荒江寂莫之濱于是吳中有歸氏之學逮及
百年而確菴陳子挺生于百里之內磨礪各行砥礪
經術學者確狀奉爲大師人皆曰確菴子今之熙甫
也確菴子顧不自以爲足捧其所爲詩文過而問於
蒙叟叟讀之浹旬撫心沉思泫狀而歎曰昔者吾夫
子知道之不行刪詩書定禮樂翊六象六經之道大
備春秋旣成使曾子抱春秋河雒北向夫子齋戒向
北辰而拜告備於天六經偉矣至春秋而始告備者
何也斯義也唯文中子知之曰春秋抗王而尊魯其

以周之所存乎春秋成而周存存周者天也故曰以
告備於天也元經之作也書成亡而具五國援夫子
存周之義以具五國皇極所以復建而斯文不喪也
確菴子繼銅川之志歌伐林章茅簷土堦講道勸義
固將以贊易爲司命元經爲賞罰六經七制之能事
研之深講之熟矣苞塞演迤作爲詞章本天咫揆人
紀蓋莫不有畏天悲人自古在昔之思焉文中子論
永嘉皇始之事曰我聞有命未敢以告人則猶傷之
也傷之者懷之也確菴子之文其傷與懷之交乎文
乎文乎叟之所以泫狀而歎也嗟夫世之摘華撿藻

游光揚聲者亦多矣日及之花非不鮮妍也風雨之
燈非不昱耀也本之則無如之何確菴子居今之世
抱遺經以道古昔志勤言微其道大備後百餘年人
將以婁江一水爲疎屬之南汾水之曲狀後知余言
之不徒也老夫亦何冀之子振頹綱竊敢取薛內史
之詞以爲確菴子贈

梅仙族孫詩序

去吾邨庄二繇旬許確菴子之學舍在焉江鄉沮洳
蓬藿蒼蔚確菴子偕其高足弟子梅仙族孫數十人
振衣岸巾講道勸義歌詠先王之風若將終身焉余

嘗語確菴子吾子之業其在疏屬之南汾水之曲乎
吾醉不如無功瘖不如子光而兼有二子之病意疏
體放庶幾自托於南北渚之間確菴子顧其徒愾朕
而歎若不賒而去旣而梅仙奉確菴書問業于余進
而與之言視下而言徐俯躬奉手溫溫踏踏如也徐
而讀其詩金春玉應銜華佩實有懷霜臨雲之志而
無弦么徽急之韵瞿瞿乎愾愾乎有君子之心焉其
矣梅仙之似確菴子也昔者河汾之徒備聞六經之
義者董常仇璋薛收爲最而無功答馮子華書則曰
亂極則治王途漸亨房杜諸賢肆力廊廟吾家魏學

士亦申其才公卿勤勤有志于禮樂刳塵孔棘河汾
在邇三才九疇有倫有要梅仙居確菴子之門其將
備聞六經退而爲董薛乎抑亦執此以往進而爲房
魏乎記有之天降時雨山川出雲文章聲律文人志
士之雲氣也旋觀梅仙之詩三色爲霽五色爲卿觸
石膚寸滄集于行墨之間滎河浮雒山川其舍諸東
臯子縱恣誕散五斗旣醉拊膺浩歎猶有刀舟羽翮
之思余雖老且耄矣不能無望於房魏也聊爲梅仙
識之且以告確菴子禪誦暇豫採花釀酒以江邨一
畝當河渚之醉鄉酒人之語良多謬誤願梅仙勿以

爲笑也或有問者則代余指仲長之口以應

從遊集序

從遊集者確菴子評次其門弟子之歌詩用以宣導
志意攷論德業者也漢唐以來凡爲學者必有師專
門名家各仞師說而讀書肄業之法至宋之考亭西
山爲大備元季則有吳萊立夫唱道于白麟溪宋景
濂胡仲申爲其高第弟子悉得其蘊奧而景濂當洪
武初自禁林歸浦陽方遜志執經來侍一坐歷四春
秋學成而後去景濂送遜志之序以爲理學之淵源
人文之絕續盛衰幾微之載名物度數之變無不肆

言極辯而會歸于大道蓋古人師資教學或源或委
稟承古昔如此其不苟也自儒林道學之術分歧于
儒家而古學一變自江門姚江之學側出于經術而
古學再變于是乎封部之以制科之帖括燼亂之以
剽賊之詞章舉世胥變爲俗學而江河之流不可復
返矣確菴子獨抱遺經居今而稽古諸子彬彬文質
括羽鏃礪當戎馬蹂躪之日處荒江茅屋之中衣裳
襜如也劔佩鏘如也其稱詩也佚而不偷怨而不怒
商歌羽音聲滿天地以是爲可以樂而窮窮而老也
率是而行古學可以絕而復續先王之詩可以變而

克正若猶是駢花儷葉以詞賦爲君子則靡靡者天
下皆是而確菴子亦何樂乎有是哉余嘗尚論皇初
當九域颺迴三精霧塞之後中山開平以干戈汗馬
蕩滌宇宙金華以黼黻文章繪畫日月其爲元功一
也容刀與璠陶鑄寧海麻衣碧血樹三百年節義之
幟頽宮之闕祀也祖庭其舍諸此則確菴子與諸子
之責而余未能以極論也姑爲序

楊弱生且吟序

秦和楊弱生不遠二千里訪余于江村問其何以治
行曰漳江多茉莉花吳中多書載花滿棹易書盈車

謁夫子而還吾事辦矣余所欣喜之已而出其詩爲
贊且請一言余告之曰異哉子之載花易書也吾未
誦子之詩已前知子之能詩也茉莉之在此方籬落
間物充女郎簪佩耳西竺則謂之摩利又云奈奈女
之所生也又云鬢花花可以結鬢也西天供佛以鬢
華爲最勝以其清淨離穢騰芬散馥殊異於凡草木
也子之於是花也珍惜愛護出入與俱其於染香也
淡矣其爲詩也宜素而馨古之人有以愛妾換劍換
馬者有以法書換白鵝者其聲價頗爲不類今以輭
淨之花易殊妙之書名花傾國故足相當金谷蘭亭

不妨敵對此博易之奇局詞苑之美譚也其爲詩也
宜殊而麗品花於茉莉清香艷妝便娟旖旎猶勝侍
中之有素女雪兒也五車之書則端人聖士朝冠袞
衣不可褻昵者也以彼易此捨豔質而羅素書其志
意去世人遠矣其爲詩也宜潔而芳花之香馥鼻而
澤身書之香染神而浹骨花之香隨風而聞人華也
書之香逆風而熏天華也捨人華之香而易牛頭栴
檀逆風上妙之香其爲博進也不已奢乎吾聞切利
天殿南有波質拘耆羅樹謂之天樹王其花開敷香
氣周徧三千里諸天共坐其下聞香歡樂子今載書

而歸坐天樹聞天樂舍夫天鼓共演妙音其於詩亦
何有揚子避席曰雖狀請終教某以詩余展卷快讀
曰信矣余故前知子之能詩矣遂抽初學集一編酬
所贈花而酌酒以爲別

徐子能黃牡丹詩序

唐人宴集賦詩必有人擅場昇平公主之席李端擅
場送王相鎮幽朔韓翃擅場送劉相巡江錢起擅場
唐人誇之以爲太平盛事往者國家全盛淮海繁華
廣陵鄭超宗家園有黃牡丹之祥盛集文士宴賞賦
詩糊名馳書屬余題首余推南海黎美周第一超宗

鐫贈金爵以旌異之美周方應進士舉徐子子能賦
黃牡丹狀元詩一時呼美周爲黃牡丹狀元此亦承
平盛際唐人擅場之流風也都曾焚燬英俊凋傷鄭
生俠骨久付沙場黎子文心尚餘碧血余歸心汾門
灰冷夢斷維揚昔遊杳朕龍漢劫外矣吳門牡丹時
陳子明偕子能屬和美周遺什子能遂得一百餘首
貫花結鬢香粉散落吳人傳寫爲之手馥僕本恨人
按湖湘紅豈之歌聽秦淮商女之曲則爲之顧影骨
驚悲不自禁情之感人固其所也子能屬疾數載寢
室空牀蕭朕知道人禪老不謂其情瀾才海波譎雲

詭倒囊而出一至於此吾讀內典劫火初起燒須彌
山王菩薩能以一口唾之令滅復以一口吹之令即
起吹唾一口起滅同時子能身當劫後緣情托物能
使揚州烟月江左文章攢花簇錦涌現尺幅之上安
知劫火起滅不在文人筆端一口吹唾耶余言及此
林下水邊又欣欣然有喜色矣

小山堂詩引

余觀唐人嵩岳嫁女記有瑞露之酒釀於百花之中
其花四出而淡紅圓如小瓶徑三寸餘綠葉形類盃
折花傾於竹葉中凡飛數巡其味甘香不可比狀讀

之每欣狀流涎又忖度以為寓言無是事比游鐘山
遇異人授百花仙酒方採百花之精英以釀酒不用
麴蘖自狀盎溢乃知唐人之言為不誣因是流觀酒
譜如李肇所記郢之富水烏程之若下以迨九醞三
勒之屬皆人間凡酒無足道者內典言阿脩羅好酒
見天飲甘露四天下採花置四海中釀海業力所持
進失甘露退不成酒而諸天所飲甘露皆於飲樹中
流出以釀酒一事徵之為之開顏一笑知維林香市
去人間良不遠也方吾家酒熟時吳門袁重其持施
有一新詩來請序傳杯讀之清詞麗句盎溢牙齒間

笑謂重其此詩豈亦燭夜之花壓枝路旁以待傾折者耶人間詩句雖復妖艷綺靡亦乾和五蘊耳唐人記二書生為衛符卿等引還人間折花傾酒步步惜別重其當趣舉斯言以告于讀有一之詩者

楊明遠詩引

往余遊長安見無補題扇詩閒魚食葉如遊樹高柳眠陰半在池苦愛其語吟賞不置行求得之遂與定交無補年纔弱冠風姿足映數人今見其郎君明遠名行歸狀秀出行輩其稱詩則已為魯兩生漢四老自處於遺民故老之間俛仰三十餘年余之衰晚不

足論而世論之陵谷且異舟壑夜遷則真可歎息也客有稱明遠之詩者曰近日之詩懲浮夸偏側之病相與鐫彘其圭角磨礪其矜氣息徒中唐頓轡郊島以求其冲和簡雅之似亦既靡狀同風矣明遠體氣自狀意匠深隱得冲和簡雅之真而料簡其似亦聞西竺之鬻乳者乎牧女之乳展轉入城市加水至於八分則乳之味薄矣明遠之詩西竺新構之乳也餘人則近加水之乳也以乳喻詩亦善喻也余曰客之言良是狀有本焉詩以言志古人曰武亦以觀諸子之志明遠高才盛年遁跡自引疏布不厭妻子凍餒

長篇短詠矢詩遂歌聲滿天地響振林木斯世載筆
墨負丹鉛頌公燕而賦饒歌者鸞鳳之下視螂蛆不
已寥廓耶懷古十章明遠之志在焉謝臯羽之詩長
留天地間者微斯人誰與歸經言雲山有草牛若食
者卽得醍醐又此牛唯飲雪山清水所有茹退最爲
香潔客謂明遠之詩西竺新構之乳吾皆以爲雪山
之醍醐也雪山之醍醐茹草飲水而得之者也城市
之水乳又安足辨乎無補曰補蚤以詩受知于先生
蓋有以長吾子之詩遂書是言以復之

王翰明詩引

春秋諸侯之大夫朝聘會盟宴享酬酢皆相率而賦
詩趙武曰武亦觀諸子之志余嘗徘徊追慕以爲春
秋戰爭之世其卿大夫雍頌暇豫登歌賦詠若是乎
有先王之遺風焉已而緇閱天水遺文故事汪水雲
黃冠南歸少帝賦詩有寒梅幾度之句舊宮人卽席
贈別長相思望江南二十餘闕每一讀之薄寒中人
慘淒增自有乾坤以來傷離恨別未有甚於此者也
或者曰觀春秋卿大夫中華燕樂之雅而益重夫荆
令孤竹懸車束馬之功觀天水舊宮故都離別
之悲而益淡夫傳金鳳抵黃襄樊鄂渚之恨余老

而失學史學荒落未知斯言之云何也定興王翰明
吾友鹿伯繼孫鍾元之高弟北方之學者未能或之
先也渡江而南東國之人倫西都之賓主雲合景附
定交結契投贈惜別之詩二百餘章可謂極盛矣余
觀卷中之詩雍頌言志有似春秋之卿大夫哀傷激
越泣禾黍而淚山河又有似乎天水之遺悲也趙武
曰武亦觀諸子之志觀諸子之詩而其志可志也觀
諸子之志而翰明之詩之志又可知也嗟夫伯繼之
墓艸久宿而余則老且廢矣翰明歸以詩卷眎鍾元
鍾元其將泣春秋卿大夫之後乎抑且以遺民故老

弔水雲而傷和靖乎吾又以觀鍾元之志也

二王子今體詩引

唐有天人費氏告宣律師閻浮提世間臭氣上熏於
空四十萬里正直光音天諸天清淨無不厭惡唯香
氣上熏破之故佛法中香爲佛事今佛所取栴檀兜
樓婆上妙之香此方無有漢世西人貢香宮門上著
豆許聞長安四面十里經月不歇今皆漂沈厠溷中
唯伊蘭充滿三界諸天愍之改令此世界中得以文
字妙香代爲佛事於是奎壁圖書之宿東指牛斗吳
會之墟帝車炳狀詞人才子排珠林而比玉府者高

楊已降於斯爲盛婁上復有二王子懌民虹爰出焉
梅檀樓婆上妙之香此方所無者今遂郟車而載可
異也二子爲今體詩精瑩爲骨輕清爲韻有色有聲
非烟非火淨名鉢中貯香積飯香氣著人腸胃七日
而後消詠二子之詩彷彿似之牛頭梅檀產於摩耶
羅山與伊蘭叢生過者弗視也及其條枝布葉芳香
酷烈伊蘭四十由旬之臭一曠滅熄天帝乃始擇而
採之修羅兵鬪用以止血善法堂之戰勝得草木之
助焉二子爲太原文肅公曾孫

襲其父奉

葉之日乎今將出其詩與吳會君子宜芬散馥普熏
世界而余以一言先之後有撰感通傳者謂文字妙
香能熏洗閻浮提劫中刀兵凶疫臭惡之氣胥願以
文章爲佛事其將用斯言爲表報乎嗚呼吾有望矣
文肅策勲在政府箕裘在子姓韓相五世漢貂七葉
踵西京袁楊之後實唯太原續弁州盛事述者故應
不一書之余姑敘其詩而未能及也

五石居詩小引

往遊雲間見生甫屠羊食牛詩愛其以詩句作佛事
可作此土伽佉今來錢城讀五石居詩風神散朗意

匠蕭閒乃知生甫真詩人也時人沈湎俗學掇拾餽
釘誇詡漢魏三唐如以嚼飯餒人徒增嘔噦耳生甫
閒情道韻在眉山劒南之間隱囊游屐信筆點染雲
霞橫生烟波蹙沓固不屑與時人爭名而時俗之蠹
醜蠅營者亦莫得而干之此所以爲詩人也與生甫
秦川貴公子一麾出守載廉石以歸補衣竹杖居狀
道人也狀吾相生甫方頤豐下兩頰光氣隱隱以爲
晚年當有遇合爲功名富貴中人生甫聞而笑之吾
年八十每搜尋史冊中老人作伴侶吳季子年九十
能將兵伐陳蘇長公以爲仙去不歿太公七十起於

屠釣牧野鷹揚正在百歲時安知生甫晚遇不如此
兩人耶陸放翁九十餘尚不忘北定中原生甫更二
十年猶與放翁相望晚年據鞍橫槊詩篇當益壯不
但如放翁之行吟策杖終老於蘭亭禹廟間也雲將
年九十亦吾老友也書之於生甫詩後把示雲將開
顏一笑他時以躍馬食肉責報于蔡澤恐不吾償也
則以雲將爲徵

李梅公唱和初集序

盤根仙李長庚新滴於人間積慶璇源張星舊駐於
天上媿茲嘉耦嗣以徽音思美人兮西方降帝子兮

北渚陽律六陰律六吹鳳管以參差前唱于後唱嘒
拊鸞歌而叶應珊瑚筆格緣沈之管交揮玳瑁書籤
雲母之箋雙劈花淡網戶每刻燭以分題燕乳綺疏
或攤書而徵事芙蓉秋水筆花與臉際爭妍楊柳春
山烟黛並眉間俱嫵東吳才子金閨傳內史之篇南
國佳人玉臺寫令嫺之什珠林琪樹洵彤管之美譚
金柯玉枝實天潢之盛事丹樓烟燼朱邸灰飛交語
而腸斷白衣登車則淚霑紅袖倚與燕婉變彼鴻休
在御之琴瑟依狀中庭之蘭玉滋長雕軒文駟驂玉
馬以北朝翟茀鞠衣伴角巾而東下水精簾幙鎮日

焚香雲母丹黃千年辟蠹輪依桂樹無復月孤矢激
蓮花惟應天笑豈若敬通抵舍但對孺人子美漂流
長隨妻子又况衡陽飛鴈空約刀環蘭渚鯉魚難傳
錦字望曰歸于六詔怨其雨于三春哉伊余生穉之
年爰有齊牢之遇絳雲東閣綠窻署禁扁之新題紅
雨西冷紫陌誦天桃之麗句勞勞頰尾依依白頭茗
椀熏籠雜居烟熨縹囊細帙夾註米鹽笑十指于懸
錐嗟滿頭之蓬葆憐茲憔悴睹此芳華托副墨以歸
詒俾殺青而傳寫願借光明於東壁敢希嘖蹙於西
家沈香小像庶幾得染妙熏刻玉芳名抑亦附垂墨

云爾

許夫人嘯雪菴詩序

歲聿云暮燈火蕭然禪榻髻絲久斷遊仙之夢木魚
經卷長爲退院之僧茂苑許夫人刻鏤茗華問遺裙
布致詞老人俾爲其序偶拈數韻繼以長吟窮冬而
光風拂衣沍寒而落華滿席仙人失定爲雪池之歌
聲迦葉聞琴依須彌而狂舞聲塵或詔爲禪刺釵釧
每漏於戒鍼意藻不飛心華乍釋徐挑燈而終卷乃
撫几而長歎變彼淑姬倚歟雕琯以薛瑤噉香之質
挾謝疆咏絮之才樹本迎風華能燭夜華宮寂歷望

青蓮兮未來橘社迢遙掩明璫而自媚情文綺互筆
墨橫飛留趙后之裙當風欲舉擁樊家之髻顧燭自
憐固已令才子色飛道人心死矣及乎翟弟承恩雕
軒卽路擁東方之千騎將南國之九雛漳水東流銅
臺高揭洛妃乘霧羨翠袖之英雄妓女望陵弔黃鬚
於冥莫邯鄲道上炊熟黃梁蘇門山頭嶺聞清嘯金
人辭去銅狄製成靡不清淚如鉛長歌當泣狄虫炎
熟朝槿榮華齋素三時琴心一曲貂裘羽箭歌出塞
以望歸霞帔星冠裏厭禳之裝束殆將携烟景凌絳
河吟太霞諷晨啓玉山曲宴伴載勝以長謔小有靈

音彈雲璈而屬和豈猶夫隴西贈答但憶芳香蜀女
風流徒吟溝水而已哉嗟夫長眉如雪禿筆無華文
媿燕公敢序昭容之集才慙孝穆誰定玉臺之詞以
我道心研茲仙趣西池南岳或現幻身童初易遷尚
行欲界庶茲慧業不闕塵勞謹承彤管之詒竊比瓊
枝之報

贈黃皆令序

絳雲樓新成吾家河東邀皆令至硯匣筆牀清琴柔
翰挹西山之翠微坐東山之畫障丹鉛粉繪篇什流
傳中吳閨闈侈爲盛事南宗伯署中閑園數畝老梅

盤拏柰子花如雪屋烽烟旁午訣別倉皇皆令擬河
梁之作河東杼雲雨之章分手前期暫游小別迄今
數年往矣今年冬余遊湖上皆令僑寓秦樓見其新
詩骨格老蒼音節頓挫雲山一角落筆清遠皆視昔
有加而其窮亦日甚湖上之人有目無覩蠅鳴之詩
鴉塗之字互相題拂於皆令莫或過而問焉衣帔綻
裂兒女啼號積雪拒門炊烟斷續古人賦士不遇女
亦有焉吁其悲矣滄海橫流劫灰蕩埽畱署古梅老
柰亦猶夫上林之盧橘寢園櫻桃斬刈爲樵薪矣絳
雲圖書萬軸一夕煨燼與西清東觀琅函玉軸俱往

矣紅袖告行紫臺一去過風而畱題望江南而祖
別少陵墮曲江之淚遺山續小孃之歌世非無才女
子珠沉玉碎踐戎馬而換牛羊視皆令何如皆令雖
窮清詞麗句點染殘山剩水間固未爲不幸也河東
湖上詩最是西泠寒食路桃花得氣美人中皆令苦
相吟賞今日西湖追憶此語豈非窮塵往劫河東患
難洗心懺除月露香燈禪版淨侶蕭朕皆令盍歸隱
乎當屬賦詩以招之

牧齋有學集卷二十 終

牧齋有學集卷二十一

序

楞嚴志略序

嘉定郡治中梵刹相望楞嚴講寺爲最有宋嘉祐至
有明萬曆間災燹薦仍蕪爲甲第紫柏大師可公賦
詩弔之矢誓興復上足密藏開公親承囑付克副弘
願入都城請賜藏以鎮山門又請繕刻方冊流通淨
場於是乎像設莊嚴鐘魚肅穆琅函玉笈湧現人間
楞嚴之勝遂爲方內冠又二十餘年白法琮公以耆
年宿德聿來住持大殿山門次第告成經坊僧田規

制詳備以其間輯此寺碑版文字表著興復建立之始末名曰楞嚴志略而屬余爲其序余惟寺爲宋長水大師箋疏楞嚴之地講演之日天雨寶花遂賜楞嚴之號其疏義語簡而義豐事詳而理密蒼撮有唐惠振愨沈諸家之長含攝賢首五教起信五重之要箋解名家未能或之先也自孤山圓公吳興岳公張皇台衡之教以台家三觀映望楞嚴假梵僧之懸識爲佛頂之法印而楞嚴全經之眼目或幾乎改易矣天如則公傳天目之心宗刊定會解獨取孤山吳興兩家奉爲標準長水以下皆左次莫與抗行講席流

傳二百餘載識者謂今日之楞嚴非如來之楞嚴而山家之楞嚴抑亦山外之楞嚴而非山家之楞嚴也嗚呼豈不重可歎哉交光鑑師奮乎百世之下埽除三觀別出手眼掃之誠是也而總別之相未晰分配之執滋甚諍論弘多聚訟莫決則亦皆沿流揚波而未溯其本源也余博觀諸家箋疏平心而論之長水初叅瑯琊覺禪師問清淨本狀云何忽生山河大地覺依其言抗聲而答遂領旨於言下歸而詮解此經昔人以爲華嚴圓覺楞嚴起信一眞法界常住真心一以貫之者也洪覺範倚恃宗眼一筆抹殺目爲義

解講師夫豈得爲公論乎長水旣問道瑯琊又從靈
光敏傳賢首教靈光天台之人也清涼大士杏雜華
於大說習止觀法華等疏於荆溪叅決南宗於牛頭
徑山古人學無常師羣機盡攝類如此也長水于台
衡之宗豈不了朕其註經則以楞嚴退楞嚴未嘗執
泥三觀私爲家珍斯非所謂毀相泯心開前疑而決
後滯者乎十門分別首標起教因緣曰克示真三昧
故其云克示真三昧者蓋指如來告許有三摩提名
大佛頂首楞嚴王一門超出妙莊嚴路之語也遂從
而演暢之曰乃至諷歎金剛王三昧勅選圓通成就

聖位破趣辨魔皆爲此三昧也一經中修行方便總
別法門挈領提綱無復餘蘊矣始經台家之遮表繼
遭禪宗之訶斥妙義宛朕莫有啓其緘而發其鏡者
辟如摩尼寶珠沈錮于沙泥瓦礫之中莫或省視而
曰此中無復有如意珠也可不惜哉余竊謂宋之有
長水猶唐之有圭峰圭峰爲荷澤法嗣而歸藏於法
華長水由瑯琊發悟而歸宗於楞嚴此皆性相之標
指脩証之津梁也當今之世魔外昌披法流滅息此
寺屬長水緣起又方冊法寶流通之所演海眼欲絕
之燈紹法流如綫之緒豈非末法之急務哉涅槃謂

首楞嚴者一切事究竟堅固也知楞嚴所以名寺之意則如來之開示長水之箋疏紫柏蜜藏之修復崇公之建立一切皆究竟堅固寶華樓閣劫火不能灰毘嵐風不能破者固將一展卷而得之矣棕公得楞嚴三昧了悟靜極光通達寂照含虛空之偈不減長水之清淨本狀故于其屬序也爲疏通其說以告之將此淡心奉塵刹是則名爲報佛恩是固首楞希有之宗旨而住持斯寺與護法者所當共勉也

金剛經了義引

元實居士注金剛般若經名之曰了義舉似蒙叟蒙

叟展閱一過合掌讚歎曰昔在隋朝益州新繁縣王季村有書生苟姓者於村東空中四面畫空書經語人曰我書金剛般若經使諸天讀之耳自後霖雨洪流汜潰此地方丈餘間如堂閣下無滴雨霑濕牧童每就避雨而人莫知其由也武德初有西梵僧至此作禮如向塔廟村人異而問之僧曰此有金剛般若經諸天置蓋不絕供養敢不頂禮耶村人乃省苟生寫經之處遂甃甃嚴欄護之苟至齋日供養瞻禮往往聞天樂之聲夫苟生之寫經畫空無迹靈感如斯况乃書而讀讀而信信而解而箋釋疏通爲人演說

者耶我知居士注是經已必有吉祥雲擁覆其上團
結如傘蓋蕭辰良夜天樂琅琅自狀敷奏但肉眼不
能見俗耳不能聞爾

憨山大師夢遊全集序

憨山大師夢遊全集嘉興藏函止刻法語五卷丙申
龔孝升入粵海幢華首和尚得余書捷椎告衆訪求
鼎湖栖霞禪師藏本曹秋岳諸公繕寫歸吳謙益手
自讐勘撰次爲四十卷大師著述援筆立就文不加
點字句不免繁芴段落間有失次東遊時曾以左氏
心法序下委判定見而色喜遂削前藁今茲讐勘僭

有行墨改竄實稟承大師墜言非敢僭踰犯是不韙
也旣徹簡乃爲之序曰佛祖闡教以文說法慈氏之
演瑜珈龍樹之釋般若千門萬戶羅網交光郁郁乎
燦燦乎千古之至文也大教東流人文漸啓迥遠濬
發于南什肇弘演于北椎輪大輅實惟其始隋唐以
來天台清涼永明之文如日麗天如水行地大矣哉
義理之津涉文字之淵海也逮及有宋教廣而文煩
其最著者三家鐔津以孤亢崇教其文裁而辨石門
以通敏扶宗其文奧而麗徑山以弘廣應機其文明
而肆夫文而至於辨也麗也肆也其城塹日以堅其

枝葉日以富其撈籠引接日以博浩浩乎卮言之日出而岌岌乎津梁之日疲也繫辭有之易之作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豈不信哉我大師廣智深慧真叅實悟惟心識智夢授於慈氏華嚴法界悟徹於清涼被根應病橫說豎說千言萬偈一一從如來文字海中流出以鐔津之崇教者固其城塹以石門之扶宗者沃其枝葉以徑山之應機者暢其撈籠引接務欲使末法衆生霑被其一言半句皆將飲河滿腹同歸於智海而後已雜華言金翅鳥王以清淨眼觀察諸龍命應盡者以左右翅鼓揚海水悉取

兩闕取而食之大師說法爲人欲搏生於大海水取善根衆生置佛法中亦復如是日者廣南繕寫書生陳方侯觸語悲悟放筆薙髮大師博取淡心光芒晃曜凌紙怪發善根衆生應機吸受如方侯者歷河沙劫猶未艾也嗚呼偉矣哉大師與紫柏尊者皆以英雄不世出之資當獅絃絕響之候捨身爲法一車兩輪紫柏之文雄健而斬截大師之文紆徐而悲惋其爲昏塗之炬火則一也昔人歎中峰輟席不知道隱何方又言楚石季潭而後拈花一枝幾熄由今觀之不歸於紫柏憨山而誰歸乎後五百年魔外蜂生篤

生二匠爲如來使佩大法印燃大法燈殆亦儒家所謂名世間出者裨販剽賊之徒往往篡統系附師承竊竊狀爲蚍蜉之撼樹大師之集行如日輪當陽魑魅歛影而魘寐者猶懵而未寤也狀則大師同體大悲如作易之有憂患者其何時而止乎斯可爲痛哭也已夢遊集本初傳武林天界覺浪和尚見而歎曰人天眼目幸不墜矣亟草一疏唱導流通毛子子晉請獨任鏤版以伸其私淑之願子晉歿三子聿追先志遂告成事其在嶺表共事搜葺者孝廉萬泰諸生何雲族孫朝鼎也其次助華首網羅散者曹溪法融

海幢池日及華首符者今種今照今光也皆與有法乳之勞法當附書

嶺南刻憨山大師夢遊全集序

憨山大師夢遊集吳中未有全本丙申冬龔孝升入粵余托其訪求海幢華首和尚得鼎湖棲壑禪師藏本曹秋岳諸君集衆繕寫載以歸吳余校讎刊定勒成四十卷毛子晉請任鏤板子晉歿三子繼志告成有日矣己亥秋王大哉自粵歸言彼有潭柯上人名濟航者自東充入蜀精研宗教棲壑化去購得夢遊集本於鼎湖捐衣貲付梓以余爲白衣老弟子俾序

其緣起余惟大師集本鼎湖虞山頗有異同鼎湖則
大師原藁弟子福善通炯及五羊劉司理起相所結
集也虞山則經余勘較間以管窺之見撮略字句移
置段落者也二本蓋少異矣而未嘗不以佛身匠譬
之鼎湖本則十身相海相好莊嚴之身也虞山本則
優闡香像毘首羯摩摹刻之身也是二身者現相利
生有何差別故知二本不妨兩行並舟而觀月分河
而歛海其聞法得益則一而已矣大師閱東海彌戾
車地不通佛法駐錫牢山取外道七真盤互之區移
爲佛國以是因緣弘法罹難有嶺海之行今旣光復

祖庭報滿示化而航上人以東海之人表章遺集標
人天眼目於嶺外大師大光明幢建立於那延羅窟
者譬諸高山日輪留暉平地火傳燈續豈可誣哉於
乎佛法不可思議大師身後因緣亦不可思議余之
託輶車訪求也華首之健椎告衆也棲壑之深藏有
待也陳方侯之放筆善來也航上人之發願流聞也
如磁吸鐵如鐘應霜豈有使朕者哉恒河沙劫佛法
無盡大師光明無盡上人誓願亦無盡大師常寂光
中應爲破顏加被余與一切人天歡喜讚歎亦非塵
劫海墨所可窮盡也

紫柏尊者別集序

金壇刻紫柏尊者全集已行叢林此外有錢啓忠集鈔四卷陸符心要四卷壽光上人携吳江周氏藏本乃尊者中年之作白衣弟子繆仲淳執侍左右手自繙寫者余爲會粹諸本取全集所未載者排爲四卷名曰紫柏別集而敘其後曰禪門五燈自有宋南渡已後石門妙喜至高峰斷崖中峰爲一盛由元以迄我國初元叟寂照笑隱至楚石蒲菴季潭爲再盛二百年來傳燈寂蔑尊者挺生東吳氣宇如王蹴踏天下機緣閱現從地涌出實有開於國運隆替法運廢

興未可以凡心世智妄爲比量也尊者出世萬曆中正國家日中豫泰之候貂寺氍毹孽牙互師以慈願戒力住王舍城而爲說法溥聖母之慈雲開明主之智目庶幾礦稅可罷黨禁可除戎索可清殺運可挽羣小張羅鈞黨推刃妖書師於是拚幻有之軀息清流之禍法幢旣倒國論日非軋綱下移帝心解紐賢愚同貫正以魔外之交侵世界平沉起于人天之不佑考妖書本末之記知劫運推剝之因雖業繫有固狀實振古所未睹也古來元臣命世必曰降神矧乎法將導師寧非間出尊者秉金剛心具那延力舉手

可以拍須彌噓氣可以吸溟海金翅鼓搏則龍子隨其啖食而况於魚鯁與獅子哮吼則香象爲之失糞而况于野干與人之云亡法燈熄矣魚鯁翔舞而野干號呼矣同時大德捨頰還緇却來人間以夢游了大事譬如老將全師退守溪溝固壘使賊人相戒莫敢犯而廓清推陷固非其所有事嗚呼尊者之出世其關繫國運如此悠悠斯世惟憨山老人爲能知而言之而其爲塔銘茹荼噉蠟含嚼齒舌間所謂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者也尊者之化去也次年爲萬曆乙巳余夢至高山有大和尚危坐巖端謂是達觀尊

者恭敬禮足已指左方地命余坐密語付囑戒以勿忘涕淚悲泣而寤距今將六十年矣私心擬議願踵憨老之後撰第二碑用以續僧史發輝塔銘未盡光明日月逾邁氛祲晦蒙六十年來一往是昔夢中涕淚悲泣世界吮毫閣筆多歷年所非敢食言於二老也每自循省往昔年少書生不通佛法不知以何等因緣夢中得受記荊今頭童筆秃無所成就尋行數墨排次遺文如拾字老比丘背破籠筒故紙波波汲汲以爲能事尊者常寂光中得無自笑失却一隻眼乎別集改成謹書其後以自懺抑或以有待焉尊者

之文一言半偈稱性流出如水銀撒地顆顆皆圓余不敢輕爲揀別狀集中散落者不少如乙未送憨老渡嶺作逐客說及顧仲恭所見澹居鍾公本論卓吾誠所諸篇皆法門眼目也斗間紫氣久而不沒殆斯文之祥乎余雖耄矣猶願得而見之

山翁禪師文集序

天童山翁禪師恣公以密雲嫡子坐大道場無舌說恣有聲如雷施藥樹味擊塗毒鼓有寂子小釋迦之目賈其餘勇作爲詩文如涌身雲如灌頂水文人學士用世間智測度咸以爲杼山畫石門範之流亞余

頃讀其全集爲之心開意解久之沉吟低徊歎歎頹醒而不能舍狀也大慧杲禪師有言予雖學佛者狀愛君憂國之心與忠義士大夫等所謂忠義士大夫者魏國張公德遠橫浦張公子韶輩也當是時賊檜挾滔天之勢把持和議忘北轅之仇甘

之辱妙

喜以壞衣髭髮之人敢於左袒子韶抗權奸之議而冒觸其鋒刃故魏國銘之曰嗟師何爲拳拳忠孝欲返羣迷俾趨正教唯其忠誠惻怛之至根抵種性槎牙肺腑雖至於砍臂斬頭亦將怡狀順受如斷藕根如解膠革於毀衣焚牒乎何有於乎薦巖之疏龍髯

馬角之淡悲也新蒲之錄玉衣石馬之遐思也春葵
玉樹之什空阬匡海之餘恨也微之妙喜以言乎其
道則相符以言乎其志則相叶以言乎其時世則宋
世所謂忠義士大夫迢朕不可再見獨有一禪者孤
撐單出流連涕泗於陸沉滄海之餘斯尤難矣於乎
軍國荆弓也宗社鄭璧也吾君吾父秦燕楚凡也天
穹廬地松漠今之人何其廣大而禪者如是之隘也
東家食西家宿今之人何其圓通而禪者如是之固
也山河苧蘆世界陶輪有漏微塵十方銷隕今之人
何其大覺大悟而禪者如是之取著也豈惟禪者哉

琉璃之誅釋種也世尊樹下拒諫而阿難愁悶慟哭
開寶之師東山斬春肉身爲故國而泣血天寶之亂
荷澤編管殘衲典檀度以濟師是又何今人之廣大
而佛祖之隘今人之圓通而佛祖之固今人之大覺
大悟而佛祖之取著也妙喜之言曰好善惡邪之志
與生俱生永嘉謂縱使鐵輪頂上旋定慧圓明終不
失敢直下自信不疑吾恣公其幾矣乎三世諸佛是
三世中有血性男子不忠不義之人埋沒此一點血
性謂之焚燒善根斷滅佛性披毛戴角刀途血路相
習以爲固朕是可以爲人乎如是而爲文巧言綺語

物齋有學集 卷二十一
譚玄說妙如刻人糞作梅檀形是可以爲文乎公同
體大悲惻狀憐愍以爲今世之所崇尚者士大夫也
故現忠義士大夫身而爲說澆士大夫所崇尚者文
字也故又現聲名文句身而爲說法有人於一言半
句汗下毛豎畱得此一點血性在人世間卽是不斷
佛種斯卽公出世爲人全提正令之綱宗也於乎公
欲廣度河沙衆生盡皆作佛而汲汲狀磨牙礪齒先
教之以所以爲人夫焉有不能爲人而能爲佛者乎

密藏禪師遺稿敘

密藏開禪師遺稿法孫按指上人所收輯也藏師英

偉雄駿千仞壁立爲紫柏尊者上首法筵海衆所至
雲湧定中知本師將有王難刺血上書一夕隱去師
資闕現羣龍無首諸天鬼神猶不能測知而况于凡
心凡眼乎遺稿多所與羣公書問誣諉勸勉以扶正
法刻大藏爲責任其爲人仕者教忠顯者教退亢者
教謙競者教恬根氣濡弱者醒之以月愛情塵軟煖
者觸之以冷雲筆舌聰明自負宗眼者必剗其攀援
搜其負墮俾命根剗斷而後已智眼分明慈心諄複
熱血痛淚至今凌出于紙筆之上以方袍世外之人
省邊略憂國計當貢場款塞之日抱靖康五國之虞

人謂其衣遠遁蓋已懸鏡今日非偶狀也明朝自
楚石泐潭已後獅絃絕響崛起爲紫柏海印二大師
而藏師爲紫柏之嫡子龍樹言那伽或言龍或言象
水行中龍力大陸行中象力大此三人者豈非龍象
乎難陀跋陀二龍王護持正法脩羅將戰二龍王身
遶須彌山山動雲布以尾打水大海浪冠須彌忉利
天始知脩羅欲戰而嚴攻伐古來尊宿大師現身出
世蹴踏天下自朕有此氣象其不朕者則騰蛇耳蜥
蜴耳種性既劣威神無幾顧亦欲噓雲吸霧激海水
而冠須彌焉可誣哉藏師此文皆叢殘不經意之作

方諸二老如流星之奔約芒焰驟作有聲曳其後而
殷殷於天漢之間其他皆蚪珠燭火流照咫尺詎得
而並之二百年來豪傑間作法運通塞文不在茲或
者猶欲以餘分閭位竊竊朕議其統系佛言譬如窮
人妄號帝王自取誅滅孔子曰小人不知天命而不
畏也可不懼哉往在武林與天界覺浪和尚明鐙夜
談相對歎息其爲藏詩稿序亦出少分而浪老又順
世去矣撫卷摩挲泫朕流涕者久之

虎丘退菴儲和尚語錄序

退菴和尚提正法印十坐道場息影靈巖有終焉之

志都人士以虎丘虛席敦請應緣強起人天懽悅四
衆圍繞升堂說法雷涌雲轟虎丘自隆禪師以圓悟
的子坐鎮此山東南叢林遂列於五山十刹輓近陵
爇化爲歌場酒肆而師以隆師耳孫踵其法席靈山
古寺頓改舊觀茲編則其語錄之初首也宗門自琦
楚石後獅絃寂寥邇來馬駒蹴踏棒喝交馳刹竿號
爲極盛而諸方耆年不能不爲師避席以其從睦州
雲門得乎德山岳頭公辨舉昭覺之渾金璞玉徑山
之河傾漢注殆兼而有之也余鈍根盤回教海未能
得其津涉與師游竊窺其心地光明門庭恢拓撈籠

末法尅骨點胸追魔衆之潛踪淡入藕孔吞毒龍之
遺種橫吸海波淡心弘願良欲鑪鞴佛法燒焚地獄
而後已若其箭鋒鞭影逗落咳唾中者其手中片葉
耳隆公有云此拄杖一劃劃斷生法師多年葛藤有
人於此着眼知前後阿師住此山者都從一鼻孔出
氣庶不負點頭石拊掌一笑也濟北一宗至于圓悟
而有隆有杲爲千古豪傑之士有宋南渡佛日再耀
慧命克昌二公具有力焉隆之于應菴華公親承虎
丘而受妙喜衣版之付蓋虎丘徑一燈分照遂與終
始隆之住虎丘在紹興三四年去今五百三十年而

和尚再鎮實維其時佛懸記像末法皆云後五百年
時節因緣豈偶狀哉青陽嘉魚二元老師左右面弟
子也錄旣成雙白居易告我昔者應菴之錄公家窠
窓叅政爲序虞道園稱之比于頴賓之序真淨今可
無言乎今往棲昔虎丘講張魏公藏經記謂兵革鬪
亂起于無明清淨回心殺氣自息魏公身荷重擔遊
圓悟父子間知般若清淨法門故其言痛切如此今
之君子泣和尚于此山亦有俛仰器界淡惟清淨回
心之指意如魏公者乎余竊有望焉若案牘之于應
菴白鶴夜談縱橫辨論而後以楊岐一宗相許則非

余之所敢當也是爲序

寄巢詩序

石林源上人吾里中清淨僧也喜獵外典好苦吟余
每見必痛規之旣歿篋中無片紙半偈淡以爲惜陸
子敕先錄寄巢詩請曰源師亡矣夫子幸以一言存
之余讀之終卷喟狀歎曰嗟夫陸子閔源師之逝而
假吾言以存之固不若源師之詩之能自存也世之
知源師者尠矣盍觀其爲詩觀其詩罕目疏節癯狀
而瘦硬如其人之顛孤頤削骨格峻嶒蟲出于條衣
外也觀其詩偏絃短韻峭狀而淒冷如其人之琢冰

嚼雪失羣啞羊而却食仰口也觀其詩耽思傍訊邈
狀而慘澹如其人之窮老嗜學吞紙以實腹而食字
以飽蠹也嘗試與子摩挲遺卷旋目而思之杖衣反
手巡檐覓句篝燈撥火抱膝孤吟風酸雨暗則壁蛩
啁啾月白漏殘則梵猿呼應彼上人者鬚眉談笑顯
顯狀在吾眼中又豈待余言而後存乎杼山南岳之
徒不作經樓應制之俗習流染于緇衣其尤熾狀者
開堂頌古千偈瀾翻陳羹糲飯所在塞屋此皆鳩摩
羅什所云嚼飯與人非徒失味乃令嘔噦者也寄巢
之詩蔬筍也鰕魚也春餘之孤花睡夢之清磬也

標殘編於斯世用以息嘈噴警澠忍陸子之微意又
在於此往有比丘學詩于余余教以適山情助禪悅
掃除一切詩偈毒蜜以灰香淨滌而後可比丘笑曰
漢人適吳啖筍而佳問是何物曰竹也歸煮其牀簣
而不熟語其妻曰吳人欺我如公之云人將笑我爲
煮簣也余舉羅什之言以復之且正告曰子苦吾之
教子以煮簣固也不尤愈乎教人嚼飯者飽嘔噦之
唾餘而果腹以相誇耶其人慙懼而去間舉似源師
爲破顏一笑并書之以爲序

牧齋有學集卷二十一終

牧齋有學集卷二十一

序

贈谷愧莪序

客有問於余曰谷子愧莪游于子之門久矣谷子何如人也余曰其爲人也易直子諒好學強記不吐不茹斷斷侷侷如也縱橫芴儻口有觶而筆有玦排難解紛急人之阨甚于已當夫函矢交攻水火薄射辨者詘勇者困谷子揚眉抵掌片言立解已而掉頭徑去不復返顧谷子之去今人遠矣殆古之奇士也客曰信斯言也谷子當經奇自命胡以少爲書生老而

不少休尋行數墨螢乾蠹朽古之奇士固如是乎余
曰居吾語汝古之爲士者以經天緯地則奇以守先
待後則奇以謀王斷國則奇非謂夫矯尾厲角四目
兩口嶄狀自異而目爲奇士也官守職士守道士之
有經學也猶耕之有畔織之有幅也良農不失畔紅
女不失幅士羣萃而州處習而安焉不見異物而遷
焉是故士之子恒爲士士服舊德工用高曾四民各
得其所教化行而風俗美恒由于斯谷子則旣爲士
矣環堵之室一畝之宮離經而辨志讀書而續言循
其所以爲士者而老焉磨硯將穿退筆成家丹鉛甲

乙著書滿家求其所以爲奇者而不可得也此谷子
之所以爲奇也且谷子之說詩也不但勾稽訓故爲
帖括之先資而已發凡起例大書特書一曰天子採
詩之意二曰諸侯貢詩之意三曰太師陳詩之意四
曰邦國朝廟歌詩之意五曰夫子刪詩之意六曰吾
人誦詩之意循覽風雅彙葉始終兔園之冊蠅頭之
卷三才五行之道隱約具焉谷子而不奇也烏乎奇
谷子吳人也而家舊京于論鼓鐘于樂辟雍三百年
人文禮樂于谷子之書有餘思焉詩曰豐水有芑武
王豈不仕貽厥孫謀以燕翼子百世之仁也谷子而

非古之奇士也其將不得爲豐芑之周士乎哉谷子
曰琳也欲乞言于夫子久矣微客之抃我也無以發
子之緒言請書之以爲贈

贈別施偉長序

宋行都在臨安陳同甫訪辛稼軒酒酣抵掌縱談東
南形勝同甫霑醉解廐中駿騎馳去不復執別英雄
聚首歷落俊邁之氣可以想見野史流傳謂同甫把
持稼軒語厚有要取此奴婢市僧之語豈足道哉司
馬德操語龐德公妻子徐元直向云當就我德公談
不知三人所談何事諸葛孔明每至德公家獨拜牀

下吾謂三分籌策彼三人當促膝及之而諸葛得聞

其緒言惜乎班荆畫灰之語未有能傳之者也今年

中秋棲虎丘石佛院僧牕隱几日抄首楞嚴數紙吉

州施偉長不遠千里過訪映門窺之鬚眉落落照人

坐而與之談知其奇讀叩竹數編籠挫天地鉤索物

變抑塞磊落光怪側出則益奇退而自惟少壯輕俠

屈指三國人才洎辛陳輩流輒掉舉思出其間今敗

絮蒙頭煨飯折脚鐺邊偉長經奇男子視我如雞窠

中老人撫摩歎息不亦傷乎偉長投筆從戎佐中湘

戎幕指揮能事崎嶇嶠突冒鋒刃身世鈎瑣心迹

盤牙輪囷離奇悉于詩文發之越裳祥柯作我綸邑
日入之部歸日出至夫豈其度滄蘭爲他人乎南枝
北戶彳亍前却何其憂煩鬱紆促數誦詰也崑銅告
我曰施偉長今之孔北海陳龍川也余嘗謂孔北海
論盛孝章書援引公羊大齊桓公之文磨切魏武異
時論漸廣此爲質的墓門征西寢舜禹之事文舉之
功偉矣龍川之書葉水心所謂夫子使執政召問何
處下手者至今炳烺天地間彼所論趙九齡次張之
徒得其一士可以方軌橫鶩而况于同甫乎狂鳥冠
而似鳳脩蛇角而似龍士負不羈之才值捨攘之運

其與夫纖兒怪魁詭術竊轡者誠何以霜降水落金
銷石泐茫茫禹跡是有北海輩流挽仰撐柱耳偉長
行矣聘名驥于脩途何所不至自今以往使軫才諷
說之士謂天不足于東南地不足于西北而私憂竊
歎者皆偉長輩之恥也秋風蕭朕魚龍寂寞游子何
之老人仍入雞窠中矣于是遂筆敘言抗手而別乙
未歲九月朔日虞山年家蒙叟錢謙益奉贈蕪湖沈
昆銅南昌徐巨源皆偉長一流人也出吾言脉之以
爲何如

贈別胡靜夫序

往余游金陵胡子靜夫方奮筆爲歌詩介茂之以見
予予語茂之是夫也情若有餘于文而言若不足于
志其學必大非聊爾人也爲序其行卷期待良厚別
七年再晤靜夫其詩卓然名家爲時賢眉目余言有
徵矣今之稱詩者掉鞅曲踊號呼叫囂丹鉛橫飛旗
纛竿立撈籠當世詆譎古學磨牙鑿凶莫敢忤視譬
諸狂易之人中風疾走眼見神鬼口吞水火有物馮
之情不自知已而晨朝引鏡清曉卷書黎丘之鬼銷
亡演若之頭具顯試令旋目思之有不啞然失笑乎
靜夫屏居青溪杜門汲古不役役于榮利不汲汲

于聲名翛然退然循牆顧影其爲詩情益淡志益足
蜜邇自娛望古遙集視斯世喧逐訾警非有意屏之
道有所不謀神有所不予也嵇叔夜曰非淵靜者不
能與之閒止劉子曰客情旣盡妙氣來宅靜夫其將
進于道乎不徒賢于世之君子也靜夫屬余序其近
詩且不敢自是乞一言以相長余聞之古之學者莫
先于不自是不自是莫先于多讀書余自喪亂以來
舊學荒落已丑之歲訟繫放還網羅古文逸典藏弄
所謂絳雲樓者經歲排纒摩娑盈箱插架之間未遑
于雜誦講復也而忽已目明心開欣如有得劫火餘

燼不復料理蓬心茅塞依狀昔我每謂此火非焚書
乃焚吾焦腑耳南海陳元自恨不學晨夕陳五經拜
之久之忽能識字蓋聖賢之神理與吾人之靈心熏
習傳變所謂如染香人身有香氣非人之所能與也
多讀書深窮理嚴氏之緒言也請以長子雖狀兔園
村夫子腐談長語古今神奇靈异不出于此非吾靜
夫弗敢以告也趣與靜夫言別聊書此以附贈處之
義少陵之詩曰青眼高歌望吾子眼中之人吾老矣
吾之有望于靜夫者遠矣它日將重序其詩文無累
書不敢恤也則請以斯言爲徵

贈程穆倩序

新安程子穆倩能詩能草書能畫能篆刻蕭森老蒼
迢狀有異眉宇淡古視下而念沉處治不媒進處亂
不易方余語穆倩吾行天下求見一異人不可得子
殆其人歟穆倩曰還何敢當異人蓋嘗見異人者也
少貧病憂歎遇異人于天目之巔摩頂慰我旣壽而
昌且有千人口六譯七譯晉王之記中年得右軍金
剛六譯石本康強生子夫子目我有異殆爲是歟余
告之曰所爲異人者以其異于凡人也彼旣異乎凡
人矣凡人安得而見之凡人而得見異人則亦未可

謂之凡人也閻浮提世界臭氣上熏于天八萬餘里凡人啄腥吞腐沈浮屎尿獄中應真靈仙自在人世彼安得而見之子之面目不爲閻浮提臭穢所抑沒故異人亦得而見子子之爲異人不爲凡人也審矣雖狀吾將有以開子子于般若之緣熟矣故異人以六譯七譯界子而懸爲之記子之能詩能畫種種世智皆從般若智海中流出子能以是種種世智迴向般若則種種世智皆淡重般若也華嚴法中圖書亦正教量印璽亦是現量何言智慧輕薄哉異人者知般若宿緣故以緣記弄引市兒以千金寶珠博搏黍

之飯人爭笑之康强多子人世間搏黍之飯而般若尊重豈但千金之珠異人之識其不以此易彼亦明矣昔人嗤王烈持洞章茫狀不能讀韓退之文其詞曰我自屈曲住世間安得隨汝巢神仙夫以般若之尊重七寶牀黃金牒之所守護子既不請而得之矣顧乃茫狀羅縷比于下界之洞章可不惜哉凡吾所言者皆異人懸記之所未及或引而不發懸其緒言以待我也余凡人也身不得見異人而能知子之爲異人又能發異人之所未言以開子狀則世之凡人亦多矣安知其中遂無異人也耶

贈愚山子序

愚山子非地師也而以地師游人間人有與語地理則應嘉定侯廣成久殞未克葬愚山子歎曰安可使忠臣之骨暴露原野躡躑二千里相視吉壤絮酒哭奠而去既訪余小閣中指點烏目山來脉瞻仲雍齊女葬處不及他語余乃布席函丈而告之曰茫茫堪輿有大地理當明者二焉子知之乎華藏娑婆洋在佛典其近而有徵者南瞻部四國也傳稱南印度爲象主東脂那爲人主西波斯爲寶主北獫狁爲馬主吾爨攷之唯南東二主而已他非與也阿耨達池之

水自香山南大雲北流爲四河波流地下出積石山爲中國之河源循雍南北徼與地絡相會

並

行而東爲中國之南河北河印度爲梵天之種佛祖之所生脂那爲君子之國周禮之所化南日月邦東曰震旦日月照臨禮教相上波斯輕禮重貨獫狁獷暴忍殺區以別矣安得曰葱嶺以西竝屬梵種鐵門之左皆曰鄉旣指蕃例爲國將點梵亦濫名南

國之鄰于西也南之肯也九州十道並爲禹迹燕代迤北雜處厥後茹血衣毛奄有中土孤竹

咸事剪除皆馬國之雜種幽冀之部落東之偏于北

也東之劫也南居離位東屬震明爲陽國西北則並陰國今儼狀稱四主焉何居陰疑于陽必戰易之所以有憂患也此大地理之當明者一也唐一行謂天下山河之象存乎兩戒北戒自三危積石負終南地絡之陰乃至東循塞垣抵濊貊朝鮮是謂北紀所以限也南戒自岷山嶓冢負地絡之陽乃至東循嶺徼達東甌閩中是謂南紀所以限也自晉以前秦雒爲中夏淮楚爲偏方南紀微而北紀獨尊自晉以降幽并則神州陸沈江東則一州御極北紀潰而南紀猶在雲漢升降之氣會地絡而交列宿者其

乘除若是異與晉天文志十二次分野始角亢者以東方蒼龍爲之首也唐十二次始女虛危者以十二支子爲之首也日月五星起于斗宿古之言天者由斗牛以紀星故曰星紀則星紀爲十二次之首而斗牛又二十八宿之首我國家鍾祥受命實星紀斗牛之次塗山玉帛之後數千年來貞符在茲洪武中詔修清類分野書以斗牛吳越分爲首而尾箕幽燕之分盡遼東三韓最居其後以是爲雲漢末派龜魚之所麗而北紀之所窮也聖有謨訓明徵定保傳所謂北戒爲燕門南戒爲越門者不益深切著明與此大

地理之當明者二也昔者帝命豎亥步自東極至于西極君子大其事文中子作元經書陳亡而具五國曰江東中國之舊也君子與其志子之于是二人也其將安居愚山子仰視河漢笑而不答客有識之者曰此南城徐芳仲光也其爲人也蒼蒼涼涼孤行子立有崖山柴市之忠而不爲將相有西臺智井之節而不忍稱遺民作爲文章奇詭感盪以李翱張籍自命而就正于吾子徒以地志星盤雜狀扣擊焉則固矣余亦笑而不答于愚山子之行也書其言以爲別

送南昌丁景呂序

萬曆中南昌丁公守太倉招致名士鏃礪其子伯勉師邵茂齊友黃經甫姚孟長吳人至今傳之今年春伯勉弟時之持詩文卷謁余讀其贈從子景呂之文曰虞山先生今之昌黎廬陵也子適吳爲我過而請焉余爲慙沮齒戰不能句稍定進曰先兄伯勉之子也奉其父之墜言思納屨門下久矣孟冬景呂至樞衣奉手如其父叔之云爲余言伯勉從茂齊諸人譚余童年事甚悉不啻連袂接席也伯勉借經甫屬文竟日成章余心少之日中而援筆如其數茂齊曰子才足兼二子吾猶欲子之移時驕二子之移日趣

封題詒伯勉景呂言伯勉晚猶藏弄篋行時時出示
子弟以吾童稚時拋磚浣壁之餘猶爲人矜重如此
自顧其聰明不逮老將至而老及淹留無成爲可惜
也昔者蘇子瞻目歐陽公爲天人而謂人之稱已或
以爲勝之或以爲似之者皆妄古之君子推前哲而
跂踵焉者有師匠焉有分齊焉非苟爲傾挹而已其
有趾高目長而易視古人者非狂則愚也余以膚陋
末學猥當昌黎廬陵之目每一念及中熱毛豎嘗執
簡以序時之之集愧汗刺促掣筆而中止者數矣今
于景呂之文亦狀江右二十年來徐巨源席帽書生

尸盟文壇時之獨能與之馳騁上下巨源沒景呂以
渥洼家駒挾轂相仗助父子間才華光燄燄牛斗
旁而余方遲暮學佛撥棄文字引而自廢固其所也
于景呂之行也不能無一言以復于時之爲道其所
以不克爲序之故以自解焉朔風飄蕭解裝把酒爲
時之道余老態間搜伯勉遺笥故紙漫墨包裹珠絲
中相嚮而笑是夫人童蒙而白髦今所謂高文典冊
災木而黔石者皆篋中之餘波也聞譽而駭如爰居
之聽鐘鼓不亦宜乎旣而曰繼自今吾黨學子母或
以昌黎廬陵爲口實虞山之行也載此一言以反爲

不徒矣

送方爾止序

崇禎辛未爾止謁余虞山別十四年而有甲申之事今年癸卯自金陵過訪又二十年矣爾止初謁余甫弱冠才氣蘊涌獵纓奮袖映蔽坐客余年五十罷枚卜里居天下多事意氣猶壯今爾止蒼顏皤髮歸狀爲遺民宿老余衰殘荒耄病臥一榻執手欣慨言可極耶余向苦半聾今特甚用稚孫書版畫字如隔重譯因語爾止楊子雲方言記生而聾者爲聾雙聾者亦爲聾聾之甚爲闕吳楚之外郊凡無耳者亦謂之

闕聾者無所聞常聾耳也闕者言一無聞者也老人掩耳不欲側聞世事聾耳之云吾知免矣刑天之神以乳爲目以臍爲口猶能操干戈而舞吾之無耳也庸何傷爾止笑顧稚孫酌酒引滿觀其意未嘗不愀然閱余也家貧不能留千里客爾止將卒卒別去古之人莫重于離別行者曰何以贈我居者曰何以處我爾止之訪余也告于其友其友孫豹人賦詩以張之今其還也余可無言乎竊怪喪亂以來詩壘日盛隋珠崑玉所在抵鵲獨于爾止詩目開心折以謂得少陵之風骨淡知其阡陌者一人而已點定僉山詩

一卷貯吾炙集中爾止視而笑曰針師之門故不妨
有賣針兒也余益自信爲不誣矣往者奉先生長者
之緒言有志別裁僞體採詩之役小有題評晚耽空
寂漠朕如暗雁啞羊矣而世之過而問者南箕北斗
旣虛相薦樽左獲右虎又互相排笮譬之孤軍疲馬
當四戰之衝致師摩壘者交發迭肆雖復深溝高壘
猶未能解甲堅臥也今將奉爾止爲渠帥淮陰建大
將旗鼓出井陘口拔趙白幟樹漢赤幟若反覆手耳
自今以往余可以仆旗臥鼓壹意于禪燈貝牒之間
豈不幸哉人亦有言虎帥以聽誰敢犯子爾止行矣

文章自有定價無多讓中原豪傑將有捧盤而致胙
者以余言爲乘韋其可也余無耳之人也與聞盛事
猶能執干戚而舞又何恤乎子雲老不曉事以聳耳
相訾警哉

馮亮工六十序

吳門馮君亮工以博士弟子從事中丞幕府故中丞
閩中鄭公待以殊禮用年勞敘題福建游擊今不書
書文學貴之也何貴乎馮君君少以純孝聞割股療
父母至再經明行修兼通法比在幕府常引大體多
所匡正制府議辟五十人力請覆案平反幾半已亥

秋京口潰宵人密上變告吳人翻城謀叛法當屠主者且恚且懼刃將斬矣君泣血扣頭白狀以闔門百口力爭事得解又四年君年六十家姪素昭同事戟門具知本末歎美其子孫多賢食報未艾請余爲祝嘏之辭生辰祝壽之文非古也如君之爲不可莫之表也余聞之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天地之心也是以好生而惡殺殺者非他也殺吾之心而已矣殺天地之心而已矣殺一生卽自殺一心殺兩生卽自殺兩心殺百千萬億生卽自殺百千萬億心心相刃剝剝相剝化其身爲百千萬億身化其生爲百千萬

億生累世歷劫以償之而業報不可終窮彼一人也以方寸之管尺幅之紙欲盡殺吳城百千萬億之生命吳城之生命未必盡于其手而彼之自殺其心也則已累世積劫而不可償矣君子之爭是舉也良不忍自殺其心非望報也而天地鬼神其捨諸乎史稱何比干與張湯同時用法仁恕數與湯爭所濟活者以千數天帝使老嫗賜策曰公有陰德帝賜策九十九枚子孫佩印綬當以此算袁安父沒訪求葬地道逢二書生言葬此地當世爲三公後爲楚郡太守案楚王英反獄條出無明驗者四百餘家子孫世爲宰

相如書生言老嫗賜比干策于後書生指安地于前
其仁恕好生爲上帝所佑助則一也孔子曰仁者壽
書曰作善降之百祥佛典廣言因果吾儒經史臚列
詳悉豈待觀地獄之變相朕後使屠兒擲刀耶余祝
馮君以漢何袁二氏爲左券覽斯文者可以旌潛德
誅隱慝導天心迎生氣聳善抑惡較之春秋亦舊史
載筆之所有事而非以爲佞也

贈覺浪和尚序

余老歸空門龕涉教典根器鈍劣了不知向上一着
一時尊宿開堂豎拂都不叅請自笑如城東老姆獨

不見佛有目余不喜宗門作夜郎主崛強者不復置
辨頷之而已今年孟夏會覺浪和尚于武林數年相
聞握手一笑觀其眉宇疎疎落落如有一往冰雪之
韻沁入人心腑間退而繙其書得其與吾友梅長公
問答一則快讀一過殘燈明沒霍朕如電光得路愈
讀愈快亟呼自釀榘酒澆之乃就寢長公常問和尚
如此世界壞極人心壞極佛菩薩以何慈悲方便救
濟請明白提醒勿以機鋒見示和尚以手作圓相曰
國初之時如一錠大元寶相似長公疾呼曰開口便
妙了速道速道和尚曰這一錠銀十成足色斬碎來

用却塊塊是精的人見其大好乃過一爐火攪一分銅是九成了也九成銀還好用再過第二手又攪一分是八成了八成後攪到第三第四乃至第七八手到如今只見得是精銅無銀氣矣長公曰狀則如何處之和尚曰如此則天厭之人亦厭之必須一并付與大鑪火烹鍊一番銅鉛錫鐵都銷盡了狀後還他國初十分本色也長公曰如此則造物亦須下毒手也和尚曰不下毒手則天地不仁造物無功而天地之心亦幾乎息矣長公與李孟白諸老相顧歎息曰不知吾輩還能跳出此造化一番鑪錘否嗚呼長公

不可作矣有情世界已經大火輪猛利烹鍊神焦鬼爛邈狀如昆明劫灰矣長公與和尚問答公案尚在紙上如見鬚眉如聞歎息長公精靈男子目光如炬安知爾時不在天宮寶地中奮髯捋鬚與八十老人挑燈酬酒相春應和乎和尚又嘗示諸門弟子曰天地古今無空闕之時無空闕之人無空闕之事無空闕之理自古聖人不違心而擇時不捨事而求理于天下之事是吾本分中事以古今之事是吾當狀之事所以處治處亂處吉處凶皆是心王游衍大中至正之道今人動以生不逢時權不在我為恨試問你

天當生箇甚麼時處你纔好天當付箇甚麼權與你
纔好我道恨時恨權之人皆是不知自心之人故有
恃天自負之恨又安知生生死死升升沉沉皆是已
業力哉你不知自心業力強弱不看自己種性福德
智慧才力學行造詣機緣還得中正也無却乃恨世
恨時恨人恨事且道你天生你在世間所作何事分
明分付許多好題目與你做你沒本事自不能做如
世間庸醫不恨自己學醫不精却恨世人生得病不
好天當生箇甚麼好病獨留與你醫成你之功佛祖
聖賢將許多好脉訣好藥性好良方好製法留下與

你你自心粗不能審病診脉量藥裁方却怪病不好
治豈神聖工巧之醫哉你不能醫則當反諸己精讀
此書溪造此道則自朕神化也果能以誠仁信義勉
強力行向上未有不造到聖賢佛祖地位向下未有
不造到英雄豪傑地位今夫果知有此則自不敢恨
生不逢時權不在我自爲暴棄之人也和尚此一番
熱喝痛棒與凡人聞之言下不汗下心死死而不能
復甦者此則風痺不知痛痒與死人無異者也世人
眼孔如針聞說睦州陳尊宿將一草鞋挂城門止巨
寇之兵鄧隱峰擲錫空中解吳元濟兩軍之鬪舌吐

不能收以爲都無此事我觀和尚此番提唱便可使
大地平沉虛實粉碎睦州之鞋隱峰之錫便當從舌
根筆尖上取次涌出始懸崖撒手人實有此理人實
有此事非爲現通非爲表法人自看不到信不及耳
和尚携新刻諸書眎予命爲著語余于是中信手拈
出作爲贈言或挂壁間或鑱木上使見者聞者身毛
皆豎皮膚脫落庶不負和尚師子一吼亦不負余與
和尚靚面相對一片婆心也或曰和尚囊括宗教叅
同儒傳多文廣義浩如烟海今之所舉者非其要也
譬諸市兒之博易輕金錢而重搏黍不已慎乎余曰
善哉是言非吾所能及也此義文長付在來日姑先
書之以復于和尚

贈雙白居士序

余每觀慧遠法師念佛三昧詩序西方誓文迢朕飄
雲衣汎香風悵津寄之末由去年脚氣作苦緇沙門
抗禮五論兼與桓玄往復書問愼歎其抵突凶渠楮
柱名教爲著論以剖之而未詳也太元中遠公考室
廬阜授詩義于周續之雷次宗又與次宗講喪服傳
論詩考禮蔚爲儒宗旣而劉遺民宗炳張野之徒不
命景集息心誓期卓其金口木舌法音雷震要以忠

孝爲根本迨乎元興蒙塵永始僭逆三辰五常孤懸
一綫朕後抗詞奮筆大書特書于五論之末簡千載
而下樓煩之春秋凜于秋霜而諸賢之志義亦與之
俱白嗚呼忠孝佛性也忠臣孝子佛種也未有忠臣
孝子不具佛性者未有臣不忠子不孝而不斷佛種
者遠公以此爲師諸賢以此爲資故曰君諸人並爲
如來賢弟子也柴桑望古逢集不忘三畏荆軻之志
康樂送心正覺終抱子房魯連之恥忠孝一脈如水
行地中汎流旁涌初無異派而俗士以聞鐘種蓮爲
口實不已愚乎雙白居士老困逢掖身爲遺民好從

靈巖遊棲一瓶拂之下羹藜啖葛終已不顧余老書
生不知佛法竊以謂居士忠孝人也是有佛性不斷
佛種人也委心靈崑不惜布髮掩泥師弟子之間淵
源稟訓必有不愧于先古者余固無從而扣擊也哀
哉今之師弟子亦談宗亦說戒戲鼓排場尋蕪慕羶
白衣幅巾授記付拂之徒眠誕譎謾尿姑獐皆偷
兒市駟所不屑爲而軒朕自喜曰佛性如是也禪機
如是也一切解脫鑊湯鑪火不煑般若也莊生言儒
以詩禮發冢今宗家師弟子以佛法發冢大儒臚傳
曰東方動矣事之何若法界昏墨久之顧瞻東方未

有精色金椎控頤情無畏忌其將若何吾溪幸居士
之免于是也并爲其師幸焉癸卯中秋居士六十初
度諸士友請余文稱壽聊書此以復之山牕柳池中
秋光如水我宿東坡肉君沽東林酒相向醉飽頽狀
放歌顧問童子向紙上殘墨云何云已拭膿涕久矣

牧齋有學集卷二十二終

牧齋有學集卷二十三

序

黃甫及六十壽序

余嘗謂海內多故非纖兒腐儒可倚辦得一二雄駿
奇特非常之人則一割可了兵興以來求之彌切而
落落不可見既而思之召雲者龍命律者呂今吾以
媮懦遲緩蚩蚩橫目之民而訪求天下雄駿奇特非
常之人翳雉媒而求龍友其可幾乎已丑之冬逼除
閉戶黃君甫及自金陵過訪寒風打門雪片如掌俄
爲余張燈開宴吳下名娼狡童有三王生取次畢集

清歌妙舞移日卜夜酒酣耳熱銜盃愴歎余擊壺誦
秋風豪士歌賦四詩以紀事余自此眼中有一人矣
甫及自金陵歸淮安余再過其居疏窗祗室左棋右
書庭竹數竿自汲水灌洗有楚楚可憐之色名謁刺
門賓從填塞軒車之使彈鋏之客游閒淪落之徒奔
趨望走如有期會甫及通行爲之亭舍典衣裳數券
齒傾身僂力皇皇如也太史公稱鄭當時置驛馬請
謝賓客夜以繼日其慕長者如恐不稱甫及庶幾似
之客或謂余是何足以各甫及甫及以身許國持符
節監軍事磨盾草檄傳籤束伍所至弭盜賊振要害

風雷雨雹攫拿發作於指掌之中一旦束身謝事角
巾歸里削鋸逃影窳跡毳裘毳衣中眉曉栩栩狀不
可辨識是何足以各甫及哉余觀驪山老姥三元甲
子陰符秘文知天地翻覆木生火尅之候士之乘殺
機而出者往往翕忽闕現使人不得見其首尾陸放
翁紀靖康城下之役姚平仲乘青驢走數千里隱于
青城山而南渡後如張惟孝龍可趙九齡之流所舉
不就安知其不遁跡仙去如其不去則毀車殺馬棄
甲折箭出入市朝相隨鬪雞走狗間人固不得而物
色之也季咸有言子之先生不齊吾無得而相之余

何以相甫及哉明年二月甫及六十初度之辰也江淮之間俊人豪士從甫及游者相與烹羊擊鮮合樂置酒于時風物駘蕩草淺弓柔長淮湯湯芒碭千里覽淮陰釣游之跡詠聖予畱腹之篇殆必有踟躕迎却相顧而不舍朕者于是相與謀曰知甫及者莫如虞山蒙叟盍請一言伸寫英雄遲暮之意爲甫及侑一觴乎余自顧常人也何足以張甫及者授簡閣筆茫朕自失者久之衆君子聞而笑曰吾輩舉常人也則已果以爲非常人也則何以斂眉合喙而乞言于叟叟之善自譽也亦侈矣哉有酒如淮請遙舉大白

以浮叟而後更起爲甫及壽笑語卒獲而罷

李秀東六十壽序

秀東李君遼左豪傑士也崇禎丁丑謁余于貫索之中神觀駿發視精行端灑朕心異之與之規輿圖講戰守畫沙聚米方略并朕慷慨定交以懸車束馬相期許余放還久之君亦蒙恩東歸旣而山河陵谷執手兩都追理昔夢如令威化鶴歸語時相顧潛朕泣下也君故與懷順爲肺腑交合府以尚父禮之粵藩初開軍府草創經營幹辦役不告勞干戈載地創殘滿目君推廣德意奪民庶於劔鋒刀尖之下而與之

項領待士大夫有恩禮官嶺表者以懷藩爲冬日君
有助焉余衰病里居數十里問遺者三族孫爲粵憲
君以余故提携補救俾得遷除以去而卒不使余知
其爲長者如此以君之器資魁傑不獲建高牙樹大
纛自致風雲而卒能託附知已借箸幕府以發摠其
蘊藉譬如神龍能函天地能如蠶蠋一鱗片甲風雨
自出其龐狀栲狀大而無當者則土龍而已矣李衛
公布衣時射獵靈山昏夜寓宿借大符行雨瓶中水
洒馬鬃才一滴而人間雨盈尺矣此與腐儒小生鑽
故紙飾竿牘窮老盡氣不能越磨驢一步者豈可同

日道哉君今年春秋六十大哉王君君故宗兄也請
余文以稱壽不知余故樂道之也爾雅釋九府曰東
方之美者有醫無閭之珣玕琪焉君所以自號秀東
也西方如來所止在福城東東羣方之首亦啓明之
表自東之南順日月轉隨順善分之法也秀東東人
也而爲德于粵東豈非福城東向隨順福德之象乎
東方爲木木爲仁爲發生君五十舉二丈夫子皆岐
嶷可喜仁心爲質應東方陽生之德後福未有艾也
此則老人所爲援引經義爲君介一觴者也

矐目篇贈華徵君仲通

周室東遷後垂二百年 交侵三綱淪替生斯世
 也俛俛乎無所之胥天下皆瞽人矣孔子出作春秋
 以相之左目日右日月視為晝瞑為夜故曰聖人者
 時人之目也吾于斯世得二瞽人焉春秋未作得一
 人焉曰師曠詩不云乎蠢爾荆蠻大邦為讎齊桓公
 以懸車束馬之餘威憑陵方漢膠舟之問委諸水濱
 子野一瞽工耳驟歌南風知楚師之不競何其神也
 管夷吾死楚氛蔽華夏胥天下惟師曠為有目焉得
 瞽春秋既作得一人焉曰左丘明史不云乎丘明失
 明厥有國語言天道徵人事採毫末貶纖介如抉目

之金鏡如照世之玉寶左丘明恥之孔子蓋三歎焉
 孔子時人之目也左丘明以孔子為目者也萬古長
 夜春秋復旦魯君子之四目至今炯如也焉得瞽由
 是推之自春秋已後二十餘年暴于秦亂于五 僭
 于 稽天吞日萬倍荆蠻于其中不瞽

不盲者有幾人哉瞽者兩目眈矣猶恐人之一目眈
 也汲汲朕思厚其膜滋其眇又集矢以中之胥天下
 拍肩取道而役已秦始皇之于高漸離畏忌而矐其
 目亦猶是也雖朕始皇矐漸離之目自以為無患矣
 近不能矐胡亥趙高李斯之目遠不能矐陳涉吳廣

物齋有學集 卷二十三
劉季項羽之目所謂千秋萬世傳之無窮者亦終如
瞽者之模象歸于何有則亦可爲一笑而已矣梁谿
華仲通懷文抱質魯君子之徒也不幸而有喪明之
疾鉛槧筆削尊周王魯未嘗一息而忘春秋之志也
居環堵之室咏歌先王之風曳杖抱膝聲滿戶牖徐
而聽之泣銅盤彈翎雀湫乎攸乎如師曠之驟歌南
風而有餘思也仲通居瞽瞽之世以有目取憎天之
矐其目也所以全仲通也屏居內視玄覽中區目光
如炬庶幾半頭天眼此人之所不能憎而天之所不
能矐者也雖有百始皇如仲通何吾于師曠丘明二

瞽之後竊取仲通以配之曰此宇宙間三有目人也
不亦可乎仲通今年六十人爭引唐張文昌以城南
復明爲祝而余則誦元遺山之詩曰無窮白日青天
在自有先生引鏡時以爲天之所不能矐者復明與
否非所急也作矐目篇以貽之

歲星解壽薛諸孟先生六十

歲星者昆陵薛諸孟先生之自號也客有問于余曰
諸孟爲方山先生之京孫京臺先生之孫處爲醇儒
出爲良二千石脫屣富貴蜚遯流俗天下之人望之
以爲秀出天外不可梯接乃旁視遠引自比於俳優

放蕩之東方生不已遼乎予笑而應之曰子不能知
方朔安知諧孟子不見方朔之諫籍鄂杜蓋屋陳泰
階六符乎子不見方朔之止董偃置酒宣室請燔甲
乙帳却走馬乎子不見方朔之設客難論非有先生
好學樂道稱勸人主乎班固以爲應諧似優不窮似
智正諫似直穢德似隱蓋庶幾能言其梗概子之知
方朔也淺矣諧孟之知方朔也淺矣方朔當炎德方
興海內全盛依隱玩世詭時不逢處諧孟之時則又
難矣掉頭拂袖脫略儒墨或歌或哭亦棒亦喝方諸
方朔亦猶夫割肉大官射覆竇數排場假面於諧孟

何有哉傳稱方朔是木帝精爲歲星下游人中以觀
天下而韓退之之詩則曰方朔乃豎子驕不加禁訶
偷入雷電室輟較掉狂車王母聞以笑衛官肋呀呀
不知萬萬人生身埋泥沙吾不知諧孟之在今日也
其將上應福神順指帝車徵瑞于斯世乎抑亦將狂
掉雷車瞻相北斗作狡獪于人間乎吾聞之木神則
仁歲星于五行爲木于五常爲仁所在受福犯之則
凶故曰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咎諧孟仁人也木
神之占諧孟當之其必不忍睥睨簸頓百犯不科而
坐視生人之在塗炭也天官家言歲星自北而南明

歲將替吾儕小人得借其餘分閨氣高眠飽食度長時而樂餘年惟恐斯占之不得當也如子之云諛聞隅見將不免郭舍人之呼暮而又何覩縷爲王子雙白聞而笑曰善哉吾非瞽史安知天道薛先生今年六十矣于其生辰爲壽請郵致斯言也以與之飲酒

黃子羽六十壽序

余自通籍後浮湛連蹇強半里居子羽負笈來相從風晨月夕懷鉛握槧周旋于漁灣蟹舍之間爲最久比余閣訟罷歸子羽名行卓狀應公車有道之徵出領符竹所至有善政喪亂之後解組求歸和光銷聲處荒江寂寞之濱凡十餘年而今年已六十矣憶初識子羽時年才踰弱冠風神娟美眉目如畫汎澧湘之崇蘭濯靈和之春柳朗朗如玉山瑤林秀在人外不可梯接今卽而視之長眉蒜髮面如削瓜顴隆齒削儼狀如老禪和凝目旋思向日之子羽膚神標格宛狀猶在目中如掩故鏡如理昔夢茫狀不可復卽矣以子羽之英妙俛仰爲老成人余長于子羽十有四年其衰殘篤老又當何如每一見子羽輒自歎也余讀佛頂經波斯匿王白佛自稱頽齡迫髦髮白面皺沉思諦觀刹那刹那念念之間不得停住爾時匿

王之年視子羽才過其二余與子羽撫今視昔匿王
一席之談正爲吾輩寫流年圖耳嗟乎回也見新非
昔梵志白首猶故昧者沉淪乎舟壑知人違害于曉
毛以昔人觀河之見喻今時交臂之跡年往形隨百
齡一質不于此時識質趨而悟遷謝又奚待乎余以
九歿餘生皈向空門貝葉香燈誓心送老而子羽精
練教觀一意脩香光之業遠公論念佛三昧以謂思
專則志一不分想寂則氣虛神朗淵凝虛鏡靈相湛
一子羽恬和寡營蓋天性近之昔人以旅人歸人說
喻生歿如佛言三界旅泊諸凡流浪生歿宛轉六道

皆弱喪不歸之人也子羽令于蜀守于澗銅馬西躡
長秋東巡弓刀擊戛血肉枝柱眇狀弱質得全于狼
牙虎吻之中斯亦天之幸民世之所謂歸人者矣今
也束身淨業飛心佛圖以樂邦聚在此時風波鼓怒
魚龍攪擾視向者蜀山澗水劫濁初起殆有甚焉于
此時息心克念淨信往生東林西上涌現几席所謂
如遠遊人明了其家所歸道路視昔之得歸也悲欣
交集不尤有大焉者乎子羽誕辰在六月余與僧石
林隱人潘猷夫期以高秋往賀稱黃花晚節之觴會
有師命羽書旁午未敢行也江干海滙赤白交馳獨

印溪一牛鳴地花藥分列蘭玉茁長禪誦蕭閒歌詠
間作豈非此世界中四禪地三災所不及者耶古人
有言吾能違兵子羽方高眠緩步享長筵壽豈之樂
而余顧掉眩自屏如子美云垂老惡聞戰鼓悲非通
人所與也念四十年師弟之誼不可不舉一觴聊次
序其言以發子羽一笑并以道不能往賀之意

孫子長徵君六十壽序

子長年十五入學鼓篋老師宿儒閣筆避坐二十爲
大師都講樞衣升堂貴介胄子踧躅夏楚久次場屋
膺貢大廷擢上第選擇爲李官爲宋遺民引退田里

教授諸生戶屨日滿盟壇擣石經誦流聞有叔氏之
遺風焉其爲人珪璋特達訾笑不苟顧不爲崖岸嶄
絕之行兔園之師驅烏之子促膝引手人人得至其
前長歌疊韻卽事口占駢花綴葉流傳詞苑臨文命
筆退狀不勝遇榦林小生未嘗不執翰請益也今年
六十矣而猶有嬰兒之色老子言去子之驕氣與態
色太史贊留侯狀貌如婦人好女余謂子長庶幾似
之而人何足以知子長哉今人生辰上壽皆相與酌
酒相賀要亦不能無流年逝川冉冉將至之感則余
請爲子長解之十年以來里中故人朋好長於我者

已盡少于我者職次老歿殘軀老骨獨余一人在士
友之及門者生歿升沉奄忽萬變安居樂道燕處超
然如子長者殆亦無兩人也夫以十年之近鄉黨故
舊之衆晨星落落僅此兩人不可不謂之少也當驟
雨沈灰夜壑負趨之後此兩人者如光音天人遺種
劫後亦不可不謂之多也世人所艷慕稱大年者莫
如吾家彭祖自斟雉饗堯之年以迄殷末妻子喪沒
不可稱數何況于耆年父老不得已而吞雲母御采
女聊以慰長年而伴子遺亦事之無可奈何者假令
彭祖而在及見吾與子長晚晚因依阡陌依朕函丈

不遠追省八百年間迢然孤獨安知其不徬徨歎羨
乎朝菌之知不出晦朔趙簡子之悲雀蛉也齊景公
之樂爽鳩也其致羨于彭祖一也自通人觀之彭祖
亦猶夫人也我羨彭祖彭祖亦羨我交相羨也顧欲
惘惘然捨我而羨彼不已愚乎以是言爲子長壽其
可乎子長曰善哉自今以往願以餘年假日相從於
碧梧紅豆之間佳辰良夜劇談引滿酒後耳熱援夫
子今日之語更起上壽大笑繫腰觀井之老人不得
見吾輩今日也其樂爲何如

楊鳳閣壽宴序

鳳閣先生者關中之碩儒也才名蔚起少以經術魁
其鄉筮仕青州廉辨肅給凜狀四知家風遭逢世變
投劾歸里累徵不起更十年所春秋屆七十矣先生
之猶子司理公承辟呬之訓鏃礪括羽服官於吳接
武媿德吳都人士頌理公之風義咸致語爲先生壽
所謂先河而後海也諸爲先生壽者論次其生平有
似其家子雲其有而似之者三其不似者則一子雲
好古學道默而好澹沉之思學戒擊輓文鄙篆刻先
生之博雅似之清淨少嗜欲不汲汲于富貴不戚戚
於貧賤家無擔石之儲晏如也先生之介獨似之當

成哀平間三世不徙官恬于勢利有以自守先王之
靜退似之漢鼎乍移耆老失次子雲不免倉皇投閣
先生於斯時也拂衣環堵退而咏先王之風法言所
稱蜀莊鄭子真沉冥不詘隨和何以加者良無媿焉
此則子雲之不似先生非先生之不能似子雲也都
人士以斯言獻于理公先生聞之蹙狀不敢當理公
退而問于余余曰先生有道退讓君子也昔謂子雲
老不曉事過而陵之乎余嘗習乎秦之故矣請與先
生爲讒記言上帝悅穆公之饗帝有醉焉錫以金策
帝有醉乎其醉也有醒時乎韓非子言昭王鈞梯華

山采松柏心爲箭曰與天神博于此天有博乎其博也勝負孰決乎張衡言巨靈鼉負高掌遠蹠以流河曲巨靈之掌今猶存乎河水至今不曲行乎請言之以譏天地酒海也謂天夢夢上帝之醉亘古今醒未解也軋坤博場也日居月諸天神之博亘古今進未償也山河國土指掌也高岑溪谷巨靈之劈蹈亘古今手足未慙也先生有道君子也望古遙集超朕輩遁瞪目以觀帝醉堅坐以縱天博袖手以基靈列之劈蹈于是乎列長筵酌春酒燕喜公堂停杯一笑用是介壽不亦可乎無已又徵楊之故無論子雲卽關

西伯起生悲夕陽歿致大鳥抑亦勞人草草天民之惶遽者耳先生寧以此易彼哉理公曰善哉夫子之言楊子故與秦之故備矣請以薦于吾父侑百年之觴

張子石六十壽序

余取友于嘉定先後輩流約略有三初爲舉子與徐女廉鄭閑孟掉鞅于詞科而長蘅同舉鄉榜鏃鏑文行以古人相期許此一輩也因長蘅得交婁丈子柔唐丈叔達程兄孟陽師資學問儼狀典型而孟陽遂與余耦畊結隱衰晚因依此又一輩也侯氏二瞻黃

子蘊生張子子石暨長蘅家僧筏緇仲皆以通家未契事余於師友之間子石遊閩余寓書曹能始請爲先太夫人傳子石攝齊升堂肅拜而後奉書能始深歎之以爲得古人弟子事師之禮此又一輩也歲月逾邁乾坤改遷諸老墓木拱矣少壯者多歿兵間其存者子石年已六十緇仲又過其三向者山東之英妙雒陽之才子皆已皤狀宿素而余以踰七老人蹒跚視息昌黎有言人欲不歿而久居此世者何也子石六十初度謁余而請曰鴻磐之子誼思能奉雉而從我矣願乞一言以壽其父夫子倘有意乎余惟吳

中人士輕心務華文質無所根抵嘉定之遺老宿儒傳習國初王常宗近代歸熙甫之舊學懷文抱質彬彬可觀子石爲制科之文援据經史方軌橫鶩則女廉閑孟之儔伍也道古昔談經濟高冠衰衣絕出流俗則子柔叔達之典則也古詩今體步驟唐宋八分楷書規撫晉唐則孟陽長蘅之風流也以文弱書生伏闕上書爭窮邑三百年漕折之規不可不謂之仁以創殘餘息卹二瞻諸君覆巢完卵之後不可不謂之義斯二者有一于此已可自附于壹行奇節卓狀爲斯世之古人矣而况于文質兼茂如前所稱述者

乎嗟乎天之生賢才也固不欲使之虛生浮繫無所
關於斯世也不幸而值陽九百六晦冥薄蝕之期而
其所關於斯世者有異有以一身百口血肉塗炭而
保之者文履善陸君實之徒也有以寸管尺幅筆舌
嘯歌而係之者謝臯羽龔聖子之徒也士君子之處
亂世也其身彌隱其名彌晦其係于斯世彌重世有
臯羽聖子其人誠令與履善君實比志而絜功其爲
斯世之砥柱則一也子石之在今日才益老志益堅
名行日益脩世皆目爲完人而天若留爲碩果其六
十始壽康強逢吉亦殆不無所係于斯世而生辰爲

壽之文舉不及焉則世益未有知之者也卽知之而
亦有不欲道之者也余旣已知之矣知之而不欲道
之者非余之志也故因子石之請而率其意以告焉
昔宋南渡陸放翁生長兵間年九十餘有詩萬首子
石之詩得放翁作法餘生晚景良可師法請以放翁
爲子石祝焉其可乎子石虛和閒退弱不勝衣當不
如放翁身老東中不免巢車望塵之感此則余雖知
之亦不欲道之矣子石且滿引一觴并以酌我

雲間沈長公七十序

余屏居江邨雲間沈生份握衣來謁請爲尊甫堯天

長公七十稱壽之文余聞陶九成著輟耕錄諸書摘
葉爲紙貯破甕埋樹下十載而後出之歎其高風流
韵二百年無繼之者及讀草莽私乘則知其頭白汗
青志在經世卒以窮老無成而今世所傳者其瑣言
碎事而已沈長公少爲碩儒不得志于鎖院年四十
罷去經明行修老爲遺民蒔花種菊一區送老長吟
短咏託寄西臺東籬之間蓋其生平志節約略與九
成相似其悠然抱膝感慨于輟耕埋甕之餘亦有如
九成之窮老未就者則長公固自知之而未可以告
人也今謂二百年來雲間無復有九成豈知言者哉

余觀暴秦燔書之後伏生能闇記尚書古文迨漢文
帝時年九十文帝乃命晁錯往受其書今長公以尚
書專門名家遭逢喪亂秦火焚如獨抱遺經發皇訓
故教授其鄉人子弟亦今世之伏生也後有孝文者
出行將安車蒲輪迎致石渠虎觀間親操几杖執簡
而興豈但使文學掌故往授而已史稱伏生年老齒
漏使其女子傳授句讀長公年才七十篝燈讀書看
夾注細字如精強少年諸子皆握鉛懷槧世其家學
更二十年爲伏生授書時魯壁之金絲殷狀漢代之
珠囊重理不知後之傳儒林者俛仰歎羨又當如何

也昔者杜元凱疑汲郡紀年大與尚書敘說乖異謂不知老叟之伏生或有昏忘余雖老耄尚思躬執研削以附長公之後塵安敢如元凱以老叟昏忘抵齒乎伏生哉姑次其言以詒份俾爲長公進一觴博其解頤一笑而且以有埃焉

蔚村溫如陳翁八十壽序

蔚村溫如陳翁孝廉確菴子之父也今年陽月春秋八十確菴子之門人族孫暇毛子褒表徵予文以爲壽蔚村去吾江村百里而近確菴子辱與余游知翁爲詳翁經明行脩規重矩疊鄉邦之士推爲先生長

者讀書纘言發聞於子遭逢世變不赴公車翁意安之曰吾道故如是也蔚村荒寒寂寞蓬蒿不翦翁誅茅卜居以是爲尸鄉畏壘而確菴子門人日進戶履恒滿人又將以爲汾亭江門少爲童子師佔俾夏楚老而不勦閒中酒慵起則使其侍女隔荻簾傳教句讀音切犁狀若自口出以鄭家之婢當伏生之女意欣狀自得也初度之辰家列長筵里推祭酒盥洗相接觴咏閒作蓋庶幾猶有東榮西序笙歌告備之遺風余以老顛狂易之人支離攘臂其間能無趨趨而前却乎狀竊有以爲翁壽者翁豪于詩酒飲酒盡三

四石蘸酒汁寫詩搖筆輒千百言余近得釀酒法採
花波藥介脩羅釀酒與仙家燭夜之閒勝餘杭姥油
囊酒異甚余飲不能半升又不喜作詩請提壺挈榼
引滿相屬爲翁滌詩腸而薰仙骨也不亦可乎江鄉
一衣帶水潮汝拒門月夕花朝菰烟蘆雪漁燈午夜
村歌夕春扁舟過從相與賦新詩醉仙酒豈必生辰
爲初度祝延爲壽觴哉金陵有三老人與余同壬午
而月差長每集會余次居第四輒佔佔自喜今翁于
余一年以長舒雁行列余則瞠乎後矣樂天詩云猶
有誇張少年處笑呼張丈喚殷兄自今願肩隨事翁

顧影婆娑以驕於兒女敢介確菴子以請翁其許我
乎

吾宗篇壽族姪虎文八十

余讀少陵詩至吾宗老孫子之章輒爲喟然太息蓋
其衰白遭亂流落劍外兄弟分離形容老病故家遺
俗之思猶寄於倉曹之一老其志有足悲者余之遭
亂劇于少陵其衰老又過之屏跡荒村邈然如蠶叢
萬里之外自分爲怪民異物唯恐宗人子弟譟而扶
我族子虎文今年八十肅拜而乞稱壽之詞余驚而
喜曰斯其少陵之老孫子乎其過而問我則莊生所

謂足音蹙狀見似人而喜者也虎文少負才華讀書
纘言游于繆文貞之門稱上等弟子以家累罷去食
貧力耕長爲農夫秉鋤荷蓑行吟坐哦未嘗一日廢
書正色直詞表正閭左宗有欺余失勢含沙相射者
奮臂批格而不使余知也余少壯時先宮保公命事
友宗人之賢者毀家檀施號肉身菩薩爲從祖存虛
翁博聞飲酒善談笑爲鹿野初平二丈人工聲律善
薈最爲簡栖先生冪兀負氣識古文奇字爲純中秀
才至于富而保家貧而農力者指不可勝數其簪筆
善訟膏唇拭舌圯族敗羣者不過一二人而已矣自

今視之問之先生長者超狀如上皇之民不可以復
作所謂一二人者使其生于今世又將援之爲好鳥
畜之爲仁獸不復以爲窮奇禱杙屏而斥之也少陵
曰吾宗老孫子質朴古人風今日非虎文而誰嗟夫
芝有田蘭有畹桂有林荆棘蕭稂莫得而蕪穢焉此
得全于天者也牛頭梅檀產于末利山中與伊蘭叢
生不殊其香之逆風而聞者岌岌乎難之矣人知虎
文之得全于斯世者爲難不知其得全于吾宗者爲
尤難也滄桑迭改行陌如故日候雞犬歷占晴雨非
所謂耕鑿安時命乎箬笠作帽襪代毳短髮蒙頭

芒鞋露肘非所謂衣冠與世同乎夙夜作息卜歲祈
年官長田峻君師田祖非所謂在家常早起憂國願
年豐乎吾老矣焚棄筆研誓不復爲古文詞爲大書
少陵詩章箋句解使其子孫曼聲高歌以勸介壽之
觴其必拊手應和歡狀而一醉也已虎文貽余書曰
昔楊子雲法言富人以百金請載名弗許叔父若不
吝一言某雖貧賢于成都富人遠矣客見之以告余
曰兔園先生能雜誦法言知楊雄爲子雲少陵詩曰
語及君臣際經書滿腹中豈不亦信而有徵乎余莞
爾笑曰有是哉并書之以爲序

毛子晉六十壽序

余誦古人詩至魏武帝短歌行及韓退之南溪詩未
嘗不徬徨追歎也夫以魏武之雄姿經營八極一不
得志于江東則有老驥暮年之感而其詩曰越陌度
阡枉用相存契濶談讌心念舊恩退之之文章亦一
世之雄也及歸老城南南庄則賦詩曰不惟兒童輩亦
有杖白頭饌我籠中瓜勸我此淹畱願爲同社人雞
豚燕春秋此二公者其才力志氣橫駕側出可以無
所不之及其才騁而旋志放而返則退而思息機摧
撞謀田園鄉社之樂勞歌而役夢千載而下猶有餘

情也余少有四方之志老而無成海內知交彫謝道
盡及門之士晨星相望亦有棄我如遺跡者唯毛子
子晉契濶相存不以老髦舍我而子晉年已六十矣
憶子晉樞衣升堂年方英妙今已歸狀爲鄉老余西
垂之歲塊狀獨處其與子晉過從眎古之度阡陌而
燕雞豚者則有間矣于其生辰爲壽諷詠曹韓之詩
其亦不能無慨狀也已子晉有三才子撰書幣過余
謀所以壽其親者余觀介壽之辭備矣頌其文則游
夏頌其行則曾史頌其藏書則酉陽羽陵頌其撰述
則珠林玉海余雖善頌何以加此而余之所聞於內

典者五天聲明之論六歲至十五歲童子習學闇誦
比於神州上經孔父三絕婆羅門四圍陀論此方之
五車四部未足闕其緒餘也彼其淺淺者而猶若是
而况其澹澹者乎日吾友蕭伯玉范質公議藏大藏
方冊子晉誓願荷擔續佛慧命皮紙骨筆不遑恤也
余晚探教海思以螢光爝火照四舍而鏡三宗子晉
獨踴躍印讚以爲希有狀則子晉之志願固在乎威
音已後月光已前世所謂名人魁士登汲古之閣旋
其面目望洋向若而歎曰繇子晉觀之不啻河中之
一沙手中之一葉宜其脩狀視下歛狀而不自有也

物類彙編卷二十三
三
余嘗觀魏武遺令爲陸士衡之憤懣歎弔者矣又觀
張籍敘退之養病詩所謂又出二女子合彈琵琶
者矣英雄之伯心文人之習氣俛仰耗磨留連
回環思之又有不勝其歎惋者今吾與子晉委
心法門一鐙迢朕懸鏡相對以多生文字結習
迴向般若若餘季末光與斯人孰多斯可以爲
子晉壽也矣違余六十初度謝客湖南子晉爲
設南岳應真像清齋法筵頌讚竟日今將偕
一二名僧遺民往修故事恐子晉之或避匿也
告夫三子俾曙戒以待我而先之以斯文以道
余所以往賀之意

卷二十三終

第 35633 号

平成 3.11.22

聖和學
園短大
圖書館

928

木

5

第	號
11	11

